



詩

十六之三至十六之五

大雅
文王之什

1029

服部文庫
117
166
21



117
166
21

毛詩註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大雅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棫越逼反樸音上沈又符卜反

芄芄棫樸薪之樛之

興也芄芄木盛貌棫白桤也樸

枹木也樛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

國家得用蕃興

然豫所以爲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

雨

毛詩疏

卷第十六

大雅

必

其

彼

之。○芄薄紅反。樛音酉，字亦作樛。弋九反。云積木燒也。樛音茅反。蕃音煩。屬之欲反。斬一本作斫。燎力召。濟濟辟王左右趣之。傳趣趨也。云辟君也。君王

謂文王也。文王臨祭祀，其容濟濟然敬，左右之諸臣皆促疾於事，謂相助積薪。○辟音壁。注及。疏芄芄至毛以爲芄芄然，枝葉茂盛者，是彼械木之樛屬而叢生也。我農人得斫而薪之，又載而積之於家，使農人得以濟用，興德行俊秀者，乃被賢人之叢集而衆多也。我國家得微而取之，又引而置之於朝，使國得以蕃興。既得賢人，置之於位，故濟濟然多容儀之君王，其舉行政，此賢臣皆左右補助而疾趨之言。賢人在官，各司其職，是其能官人也。○鄭以爲芄芄然，枝葉茂盛之械，相樛屬而叢生也，故使人豫斫而薪之，及祭，皇天上帝則又聚積而燎之。濟濟然其臨祭祀容貌肅敬之君王，薪燎以祭之時，左右諸臣趨疾而助

叔

之言皆助王積薪，以供事上帝，是其能官人也。○芄芄至蕃興。○正義曰：芄芄是械樛之狀，故爲盛貌。釋木云：樛，枹也。孫炎曰：樛屬叢生，謂之枹。以此故云樛。枹木也。伐木斫之，謂之薪。既以爲薪，則當積聚。樛在薪下，故知樛爲積也。此詩美其能官人，則以木茂喻賢人德盛。樛屬喻賢人多，薪之似聘取賢人，積之似聚置於朝。故云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然蕃是在朝之士，當以薪濟家用爲喻，而文不類，是互相足也。蕃興者，謂蕃殖興盛，言國家昌大之意也。○白樛至燎之。○正義曰：言樛屬而生者，冬官考工記云：凡察車之道，欲其樛屬而微至。注云：樛屬猶附著，堅固貌也。此言樛者，亦謂根枝迫近相附著之貌，故以樛屬言之。欲取爲薪，故言其枝葉茂盛，芄芄然，薪必乾，乃用之。故云豫斫，月令季冬，乃命取秋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則一歲所須，樛燎炊爨之薪，皆於季冬收之，以擬明年之用。是豫斫也。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燎之，解樛之意也。知此爲祭天者，以下云奉璋峩峩，是祭時

三詩究

卷六十三

及古周

之事則此亦祭事禋之與大宗伯禋燎文同故知為祭天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此祭皇天上帝亦言禋之者彼云禋祀實柴禋燎三者皆祭天神之禮俱是燎柴升煙但神有尊卑異其文耳故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是其禮皆同故得為禋之也皇天上帝月令文彼注以皇天為北辰擢魄寶上帝為五帝則此亦宜然宗伯注昊天上帝冬至於圓丘所祀天皇帝也昊天上帝猶皇天上帝周禮以為一而月令分之者以周禮文自相顧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報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別言五帝則昊天上帝之中無五帝矣故以為一月令文無所對宜廣及天帝故分之為二此亦廣文常同之也春官神仕之職桓二年左傳皆有三辰之文即宗伯所云日月星辰是也此章言祭天之事祭天則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可兼及日月而總言三辰以為兼及

星辰者以其俱在天神皆用柴祭禋文可以兼之故通舉焉此及宗伯月在柴燎之限則月為天神當以祭觀禮云祭天燔柴祭地瘞注云燔柴祭天謂祭口也則祭地瘞者謂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又以月為地神而從瘞埋之祭者彼注又云月者太陰之精上為天使然以天使從天以陰精又從地故以祭月有二禮月之從埋唯此會同告神一事而已其餘皆從實柴故宗伯定之以為天神也文王受命稱王必當祭天其祭天之禮唯肇禋與是類見於詩其外又中候合符后云文立稷配注云文王受命祭天立稷以配之諸儒皆以為郊與圓丘異名而實同鄭以圓丘與郊別文王未定天下不宜已祭圓丘所以言稷配蓋郊也何則周公祭禮始禘馨而郊稷祖文而宗武若文王已具其禮當使誰配之以此知文王之時未具祭天之禮而分皇天上帝為二者亦以禋文可盡兼天神廣言之耳未必文王已祭天皇帝大稱周地之多賢才也國事莫大於祀神莫大於天必

毛詩疏 卷之三 三 及古周

擇俊士與其禮故舉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又
 薪之燠之是燎祭積薪之名非謂萬民皆當燠燎箋
 義為長○趣趨○正義曰此趣嚮之趣義無所取
 故轉為疾趨○辟君至積薪○正義曰辟君釋詁
 文以時紂存嫌不祭天故辨之云君王謂文
 王也文承上燠之下故知相助積薪也 **濟濟辟**
王左右奉璋傳半圭曰璋云璋璋瓚也祭祀之禮
 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璋音章瓚在
 裸古 **奉璋** **裳** **髦士攸宜**傳 **裳** **盛壯也髦俊也**
 亂反 **奉璋** **裳** **髦士攸宜**傳 **裳** **盛壯也髦俊也**
 云士卿士也奉璋之儀裳然故今俊士之所宜
 木又作俄五濟濟至攸宜○毛以為文王能任賢
 歌反聲音毛為官助之行禮濟濟然多容儀之君
 王其行禮之事則左右之臣奉璋而助行之此臣奉
 璋之時其容儀裳然甚盛壯矣乃是俊士所宜為

臣奉璋是其能官人也○鄭以此章說宗廟之祭賢
 臣助之言濟濟然其臨祭祀敬美之君上其祭之時
 親執圭瓚以裸其左右之臣奉璋瓚助之而亞裸奉
 璋亞裸之時容儀裳然甚得其禮此奉璋之事俊
 士之所宜行也宜以助祭是官得其人也○傳半圭
 曰璋○正義曰傳唯解璋而不言瓚則不以此為祭
 矣斯干傳曰璋臣之職則謂臣之行禮當執璋也王
 肅云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顧命曰太淶秉璋以酢
 肅以臣之執璋於禮無文故引顧命為証○璋璋
 至璋瓚○正義曰鄭以臣行禮亦執圭璧無專以璋
 者禮圭以進君璋以進夫人則圭當統名不得言璋
 論語說孔子執圭是其事也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
 邊璋皆璋瓚也以璋言之故知璋是璋瓚王肅云
 一本有圭瓚者以圭為柄謂之圭瓚未有名璋瓚為
 璋者王基駁云郊特牲曰灌以圭璋與此云奉璋裳
 裳皆有明文故知璋為璋瓚矣祭之用瓚唯裸為然
 故云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
 卽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是也

天官內宰職云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然則亞裸者當是后夫人矣此及祭統言大宗伯者彼注云容夫人有故攝焉攝代王后一人而已言諸臣者舉一人之事以見諸臣之美耳又天官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助王然則太宰助王裸小宰又助之是助行禋事非獨一人故言諸臣小宰注云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莫稱焉則此言禋事祭宗廟也箋直言祭祀之禮不言廟以言禋則廟可知祭義說宗廟之祭云孝子愨而趨賓客則濟濟此言濟濟辟王者以孝子當祭志心念親不事儀飾故言愨而趨見其儀少耳其實祭是大事非無儀也清廟箋云周公之祭清廟其禮儀敬且和是有儀矣○**○**巖巖至髦俊○正義曰以巖巖是容儀之貌故言盛壯釋訓云巖巖祭也舍人曰巖巖奉璋之貌鄭以此璋為祭合於爾雅毛不為祭蓋以行禮貌同於祭髦俊釋言文○**○**士卿士○正義曰士者男子之大號以奉璋亞裸是宗伯之卿故言卿士也

○淠彼淠舟○**○**烝徒楫之○**○**淠舟

行貌楫櫂也

○

云烝衆也淠淠然涇水中之舟順流

而行者乃衆徒舩人以楫櫂之故也興衆臣之賢者

行君政令

○淠匹世反沈孚計反涇音經烝之承反

櫂郭注云楫撓頭索也所以縣櫂謂之楫說文云楫舟棹也釋名云在旁撥水曰櫂又謂之楫櫂直教反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

天子六軍

○

云于往邁行及

與也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今

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師為軍軍萬二

千五百人

○

淠彼至及之○正義曰文王既能官人

水之舟舩此舟舩所以得順流而行者乃由衆徒舩人以楫櫂之故也以興隨民而化者是文王之政令

也周禮

或

也此政令所以得隨民而化者乃由諸臣賢者以力行之故也既有賢臣為王布政故可以征討有罪周王往行征伐則六師與之而俱進也○**傳**溟舟行貌楫權○正義曰定本及集注皆云舟行則與鄭不異或云舟止者誤也方言楫而謂之權則毛以時事名之○**傳**烝衆至政令○正義曰烝衆釋詁文溟溟為動之貌故云順流而行以承上章說賢臣之事故為衆臣之賢者行君政令○**傳**天子六軍○正義曰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云整我六師皆謂六軍為六師明此六師亦六軍也○**傳**周王至百人○正義曰師之所行必是征伐故知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為師夏官序文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今周王不以軍而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故也若如周禮夏官序云五師為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也詩為大雅莫非王法造舟為梁裸將于京皆是天子之禮而此必為殷末之制者以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是當時實事文王未必已備六軍因言師不言軍故為此解耳鄭之此

貌

言未是定說鄭志趙商問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室之時又此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答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乃言軍耳此正答常武六師而不申此箋之意是其自持疑也又臨碩并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總言三文六師皆云六軍是亦以此為六軍之意也又易師卦注云多以軍為名次以師為名少以旅為名師者舉中之言然則軍之言師乃是常稱不當於此獨設異端又甘誓云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公劉箋云郤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三軍太誓注云六軍之兵東行皆在周禮之前鄭自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何故於此獨言**倬彼雲漢為章**殷末當是所注者廣未及改之耳

于天**倬大也雲漢天河也****云雲漢之在天其為**

文章譬猶天子為法度于天下

○倬陟
角反

周王壽考

詩考
卷之六
六

不作人

傳遐遠也遠不作人也

傳云周王文王也文

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遠不作人者其政變化

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
傳曰上已有周王何嫌非
文王而於此言謂文王者欲因取文王之名以解壽
考故於此言之也受命之時已九十矣六年乃稱王
此雖稱王後言不妨述受命時事故云九十餘矣作
人者變舊造新之辭故云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
也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傳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相
質也

傳云周禮追師掌追衡筭則追亦治玉也相視
也猶觀視也追琢玉使成文章喻文王為政先以心
研精合於禮義然後施之萬民視而觀之其好而樂

之如觀金玉然言其政可樂也

傳○追對回反津同琢
陟角反注同彫都挑

反相如字一云鄭息亮反研倪

勉我王綱紀四方

傳云我王謂文王也以綱罔喻為政張之為綱理之

為紀音古追琢至四方○毛以為上言文王之表

器所以可彫琢其體以為文章者以金玉本有其質
性故也以喻文王所以可脩飾其道以為聖教者由
本心性有睿聖故也心性有睿聖故脩飾以成美言
文王之有聖德其文如彫琢其質如金玉以此文章
教化天下故歎美之言勉勉然勤行善道不倦之我
王以此聖德綱紀我四方之民善其能在民上治理
天下鄭以為申上政教可美之意言工人追琢此玉
使其成文章而後用之以興文王研精此政教合於
禮義其出民皆貴而愛之好而樂之如金玉之寶其
皆視而觀之言其政得其宜民愛之甚餘同○傳追

彫至相質。○正義曰：毛以此經上下相承，所追琢者，即追金玉，故以追為彫。釋器說治器之名云：玉謂之琢，金不為彫，言金曰彫者，以彼對文為別。散可以相通，論語曰：朽木不可彫，木尚稱彫，明金亦可為彫也。以此二句相對，章是成文，則相是本質，故相為質也。王肅云：以興文王聖德，其文如彫琢矣。其質如金玉矣。○周禮至可樂。○正義曰：周禮追師掌追衡筭，天之官，追師職文，彼注追猶治也。王后之衡筭，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是衡筭俱首服也。以玉為之，而職曰追師，故知追為治玉之名。彼注又引此詩交相為證也。相視釋詁文：視者以目觀物，從目生名。觀者見物看之，據彼生稱。今言萬民之看王政教，故又轉為觀也。上言政教之美，能變化惡俗，故知此述政教可美之事。金玉物之貴者，故云其好樂之如觀金玉。然言政之甚可樂也。易傳者：以上言作人下言綱紀，皆是政教之事，則此亦述政教矣。聖人體自生知性與道合，不當於此輒譽文王美質，故

易之。○我王至為紀。○正義曰：以我王之文，異於上辟王周王，故詳之。言謂文王也。說文云：綱，網紘也。紀，別絲也。然則綱者，網之大繩，故盤庚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是其事也。以舉綱能張網之目，故張之為綱也。紀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為紀，以喻為政有舉大綱，救小過者，有理微細，窮根源者。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早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

季申以百福干祿焉。

早戶但反麓音鹿本亦作鹿 早麓六章章四句至

于祿焉。○正義曰：作早麓詩，言文王受其祖之功業也。又言其祖功業，所以有可受者，以此周之先祖能世脩后稷公劉之功業，謂大王以前先公皆脩此二君之業，以至於大王。王季重以得天之百福，所求之祿焉。文王得受其基業，增而廣之，以王有天下，故作此詩。歌大王王季得祿之事也。受祖

皆

者謂受大王王季已前也王季者文王之父而并言祖者以卑統於尊故繫之大王也不言文王受祖者此祖功業後世亦蒙之不言文王見其流及後世周之先祖總謂文王以前世脩后稷公劉之業者后稷上世賢君功業布於天下公劉能脩后稷之業又是先公之中賢俊者故特顯其名公劉之前先公脩后稷之業公劉以后之君并脩公劉之業故連言之言周之先祖則大王王季在其中矣而別言大王王季以大王王季道德高於先君獲福多於前世故別起其文見其盛於往前且以結受祖之文明受祖者受大王王季也申者重也今大王福祿益多故言重也以大王言重明前已得周祿是敘者要約之旨也福祿一也而言百福千祿焉福言百明祿亦其數多也祿言千明福亦求得之以經有千祿故因取而互之經六章皆言大王王季脩行善道以求神祐是申以百福千祿之事也縣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而經有文王之

得

偽

者詩者志也各言其志故辭不可同生民周公成王之雅也維清執競時邁思文周公成王之頌也其文皆無周公成王之事以其光揚祖業足為子孫之美故其辭不復及焉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傳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濟濟衆多

也傳云旱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山雲雨之潤澤也

喻周邦之民獨豐樂者被其君德教○榛側中反字林云木叢又什

人反楛音戶草木疏云楛木莖似荆而赤其葉如著

上黨人篋以為筥箱又屈以為釵也樂音洛下同被

皮為反豈弟君子干祿豈弟傳干求也言陰陽和山藪

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樂易傳云君子謂大王王季以

有樂易之德施於民故其求祿亦得樂易○豈弟本亦作愷又

作凱若亥反弟亦作悌徒禮反一音待登瞻彼至
 樂也弟易也後豈弟皆同易以鼓反下同豈弟○
 毛以為視彼周國早山之麓其上則有榛楛之木濟
 濟然茂盛而衆多是由陰陽和以致山藪殖也陰陽
 調和是君之所感木猶尚然明民亦得其性故樂易
 然之君子謂大王王季以此人物得所而求福祿其
 心樂易然喜民之得所也○鄭說在箋○旱山至
 衆多○正義曰以旱文連麓麓為山足故知旱為山
 名知麓是山足者以周禮地官有大林麓中林麓小
 林麓立林衡之官以掌之與山虞連職若斬木林則
 受法於山虞長木之處在山知為山足也濟濟文連
 榛楛為木之貌故為衆多周語韋昭注云榛以栗而
 大楛木名陸機云楛其形似荆而赤莖似著上黨人
 織以為斗筲箱器又屈以為釵故上黨人謂曰問婦
 人欲買楛不謂竈下自有黃土問買釵不謂山中自
 有楛○旱山名至被其君德教○正義曰以下云
 豈弟君子明是德能養民故為樂易故以此為喻民
 得豐樂被君子德教也○千求至樂易○正義曰

千求釋言文周語引此一章乃云夫旱麓之榛楛殖
 故君子得以樂易于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
 藪澤肆逸民力周盡田疇荒蕪資用之匱君子將險
 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毛依此文以為義彼韋
 昭注云王者之德被及榛楛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
 以求祿其心樂易矣用此傳為說然則此外傳正文
 而箋易之者以陰陽和山藪殖自然民豐樂矣立君
 所以牧民美人君之德當以養民為主不應捨民弗
 言而唯論草木是必以木既茂盛民亦豐樂外傳引
 其本經遺其興意毛傳理雖不謬於作意未盡故箋
 申而備之○君子至樂易○正義曰以序言受祖
 祖文未見故辯之云君子謂大王王季也上言民被
 其德教是有樂易之德施於民也君子行善善亦應
 之既施樂易於民故求福亦得樂易樂易謂求則得
 之其心喜
 樂簡易也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王瓚圭瓚也黃金
 所以飾流鬯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云瑟潔

一本作朱金為中

鮮貌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
金為外。朱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
德受此賜。○瑟所乙反。又作瑟。黃金所以流鬯也。一
秬音巨。黑黍也。鬯。敕亮反。以黑黍米。搗鬱金草。取汁
而煮之。和釀其酒。其氣芬香。調暢。故謂之秬鬯。勺上
灼反。字。豈弟君子。福祿攸降。○云攸所降下也。○降
或作杓。又戶江。瑟彼至攸降。○毛以為上言大王王季有
反注同。○德於民。此又言有功受賜。言王季為西伯
以有功德之故。殷王帝乙賜之。以瑟。然而潔鮮者。乃
彼圭玉之瓚。而以黃金為之。勺。令得流而前注。其秬
鬯之酒。為金所照。又色黃而流。在於其中也。此有樂
易之德之君子。以有德之故。是福祿所以降下。而與
之。天子賜之圭瓚。即是福祿下也。○鄭以黃流謂鬯
酒為異。餘同。○玉瓚至圭瓚。○正義曰。瓚者器名。

以圭為柄。圭以玉為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
之圭瓚。故云玉瓚圭瓚也。瓚者盛鬯酒之器。以黃金
為勺。而有鼻口。鬯酒從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流鬯
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定本及集註
皆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若有飾字。於義易曉。則俗
本無飾字者誤也。九命。然後賜以秬鬯。圭瓚。其意以
為王季九命受此賜也。孔叢羊容問子思曰。古之帝
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
王者之後。至太王王季文王。此為諸侯矣。奚得為西
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
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
征伐。此諸侯為伯。猶周召分陝。亦以周召之君為伯
乎。毛意當如孔叢之言。以王季為東西太伯。故以九
命言之也。○瑟。潔至。此賜。○正義曰。以瑟為玉之
狀。故云潔鮮貌。說文云。瑟者。玉英華相帶如瑟絃。或
當然。江漢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是賜圭瓚。必以秬
鬯隨之。故知黃流即秬鬯也。傳以黃流為黃金流鬯。
箋直以秬鬯為黃流者。秬黑黍。一秬二米者也。秬鬯

毛詩疏

卷之三十一

及古

者釀秬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易傳者以言黃流在中當謂在瓚之中不謂流出之時而贊中赤而不黃故知非黃金也以此故具言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以朱為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琰出者也鼻勺流也外朱中央鼻寸衡四寸注云射琰出者也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衡橫字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故說瓚之狀以璋狀言之知三璋如玉瓚者以彼上文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更不說瓚形明於三璋之制見之故知同也又春官典瑞注引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為槃以承之也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此述太王王季之事故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賜鄭不見孔叢之書其言帝乙之時或當別有所據故譜亦然尚書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為雍州之伯在西故謂之

西伯則以文王為州牧故楚辭天問云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云文王為雍州牧此王季為西伯亦當為雍州牧也大宗伯云八命作牧則王季唯八命不從毛為九命也八命所以亦得圭瓚之賜者宗伯注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然則以專征當州之內亦當賜之如上公故王季為西伯得受圭瓚也鄭駿異義引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功則加賜衮衣之謂與一曰衣服是也鄭之意以九命之外別加九賜按禮緯舍文嘉上列九賜之差下云四方所瞻侯子所望宋均注云九賜者乃四方所共見公侯伯子男所希望由此言之七命皆得賜不在九命者彼謂隨命得賜與九命外頓加九賜別九賜者舍文嘉云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之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作有禮賜之納陛以安其體長於教訓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居處脩理房內不濞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勇

猛勁疾執義堅疆賜以虎賁以備非常亢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孝慈父母賜以

淵言上下察也云鳶鳴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

而至于天喻惡人遠去不為民害也魚跳躍于淵中喻

民喜得所○鳶悅宣反**豈弟君子遐不作人**云遐

遠也言大王王季之德近於變化使如新作人疏

至作人○毛以為大王王季德教明察著於上下其

上則鳶鳥得飛至於天以遊翔其下則魚皆跳躍於

淵中而喜樂是道被飛潛萬物得所化之明察故也

變化惡俗遠此不新作人言其近新作人也○鄭上

二句別具○言上下察○正義曰中庸引此二

句乃云言上下察故傳依用之言能化及并潛令上

下得所使之明察也○鳶鳴至得所○正義曰蒼

頡解詁以為鳶即鳴也名既不同其當小別故云鳴

之類也說文云鳶鷲鳥擊小鳥故為貪殘以貪殘高

飛故以喻惡人遠去淵者魚之所處跳躍是得性之

事故以喻民喜樂得其所易傳者言鳥之得所當如

鴛鴦在梁以不驚為義不應以高飛為義且下云遐

不作人是人變惡為善於喻民為宜禮記引詩斷章

不必如木清酒既載駢牡既備言年豐畜碩也

云既載謂已在尊中也祭祀之事先為清酒其次擇

牲故舉二者○駢息管反字林**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火管反畜香叔反言祀所以得福也云介助景大也

音界清酒至景福○毛以為大王王季既成民事

後同乃以神事有清潔之酒既載而置之於尊中

毛詩疏

其赤壯之牲既擇而養之以充備有此牲酒以獻之於宗廟以祭祀其先祖以得大我之福祿。○正義曰：言酒見為助為異餘同。○言年豐畜碩。○正義曰：言酒見其年豐言牲見其畜碩。桓六年左傳曰：聖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此傳取彼意也。○既載至二者，○正義曰：既載載之於器，故知已在尊中也。此既載既備，謂將用之時，故即云以享以祀也。又解祭祀之用羞物多矣，獨舉酒牲者，祭祀之事先為清酒，其次擇牲，故舉是二者也。信南山箋：解清酒，總諸鬱鬯，玄酒與五齊三酒，此清酒與彼不同者，觀經立義，所以各別前已具解清酒者，冬釀接夏而成，其餘不盡然，要清酒皆豫作，有在三月前者，故云先為清酒也。地官克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又祭義云：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而後養之，是擇牲在祭前三月，次為酒之後也。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牲，魯公

用駢鬪，羣公不毛，然則大王王季為殷之諸侯，其牲亦應不毛，而云駢牲者，不毛者，不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駢也。祭義云：擇其毛，是諸侯用純色也。或者此是作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言祀所以得福。○正義曰：詩文諸云：介福者，毛皆以介為大，此亦謂之得大我之福。○瑟彼柞，柞民所燎矣。○瑟眾貌。○云柞，柞之所以茂盛者，乃人燎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燎力召反，又祭。○云：此祭天也。又云：燎放火也。字林同：奈力召反。燎音力小反。燎，評氣反。芟草燒之曰燎。何沈：虛刈反。豈弟君子，神所勞矣。○云：勞，勞來，猶言佑助。○勞力同來力代反，本亦。○瑟彼至勞矣。○正義曰：上言祭作俸同，佑音又。○瑟彼至勞矣。○正義曰：上言祭衆多而茂盛者，是彼柞之木也。此柞，柞所以得茂者，正以為民所燎燎而除其旁草矣。旁無穢草，故木

心詩流

卷之七

及古

枚一作枝

得茂盛以興得福者乃彼樂易君子也此君子所以
得福者正以爲神所勞來去其患害矣既無患害故
多獲福言神之勞來君子猶民之燎柞械也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
傳莫莫

施貌
傳云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枚本而茂盛喻子
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
傳藟力軌反字又作藟同施
以豉反注同枚若回反蔓音

萬
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傳云不回者不違先祖之道

傳莫莫至不回○正義曰上言蒙先祖之福此言脩
先祖之德言莫莫然而延蔓者是葛也藟也乃施
於木之條枚之上而長也以興依緣者此大王王季
也乃依緣已之先祖之功業而起也大王王季既依
緣先祖則述脩其業是此樂易之君子其求福祿不
違先祖之正道言其脩先祖之正道以致之是謂之
中以百福于祿焉○**傳**葛也至而起○正義曰序言
世脩后稷公劉之業此又以葛藟延蔓爲喻故知喻

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也此經既言依緣
先祖故知下言不回者是不違先祖之道

早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傳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

側皆反本作齋
傳思齊四章章六句至以聖○正
齋莊也下同
傳義曰作思齊詩者言文王所以
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文王自天性當聖聖亦由母
大賢故歌詠其母言文王之聖有所以而然也經
四章首章言大任德行純備故能生此文王是其
所以聖也二章以下言文王德當神明施化家國
下民變惡爲善小大皆有所成是其聖之事也○
傳言非至由成○正義曰論語云_{子夏}生知之者上
也則聖人稟性自天不由於母以大妣之賢亦生
管蔡而云德有所由成歸德於母者以其母實賢
遂致歌詠見其歎美之
深錄之以爲後法耳

而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齊莊媚愛

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云京周地名也。常思

莊敬者大任也。乃為文王之母。又常思愛大姜之配

大王之禮。故能為京室之婦。言其德行純備。故生聖

子也。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見其謙恭。自卑小也。美記

反。後同。沈音眉。行。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大姒文

王之妃也。大姒十子。眾妾則宜百子也。云徽美也。

嗣大任之美音。謂續行其善教令。徽許。思齊至

毛以為常思齊敬之德。不惰慢者。大任也。大任乃以

此德為文王之母。言其德堪與文王為母也。此大任

有

又常能思愛周之大姜。配大王之禮。而勤行之。故能

為京師王室之婦。大任以有德之故。為大姒所慕。而

嗣續行其美教之德音。思賢不妬。進敘眾妾。則能生

百數之此男。得為周藩屏之衛也。言大任能上慕先

外之所行。下為子婦之所續。是其德行純備。故生聖

子。是文王所以聖也。鄭唯以京室為地名。為異。餘

同。齊莊至王室。正義曰。齊莊釋言。文宣三年

左傳曰。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言服蘭則人愛之。

媚是愛義也。周姜為大任思愛。則是婦之念姑。知是

大姜也。京者京師。故言京室王室。王季未為天子。而

言京者。以其追號為王。故以京師言之。京師周

至卑小。正義曰。以周京相對。故知是地名。言思愛

大姜。明是愛慕其德。思其所為。故知思其配大王之

禮也。能為京室之婦。言盡其婦道於京地。無愆過也。

既能為婦。是德行純備。故能生聖子。以子聖母賢。故

知歎美之。周京俱是地名。而分配有異。故大姜言周

人任言京。見大任謙恭自卑小。以明其本志也。春秋

穀梁傳曰會於溫言小諸侯也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亦此類也○**傳**大姒至百子○正義曰定六年左傳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時也大姒為周公康叔之母是文王之妃也又解大姒一人而有百男之意以大姒一人有十子不妒忌而進眾妾則宜有百子能有多男為國之屏翰是婦人之美事故言為大姒之德也定四年左傳曰武王之母弟八人是通武王與伯邑考為十子也其名則左傳云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通武王伯邑考為五人又曰五叔無官則其餘五者皆字叔又曰曹為伯甸非尚年也則曹叔振鐸是康叔聃季之兄也又管蔡霍為三監蔡與衛爭長明其皆母弟也邲於富辰之言在蔡霍之間五叔者其曹與管蔡邲霍乎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邲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叔季載其次不必如此其十子之名當然也皇甫謐曰文王取太姒生伯

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邲叔武次聃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載其名與史記皆同其次則異不知謚何所據而別於馬遷也左傳富辰之言曹在衛聃之下不以長幼為次則其弟無明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傳**宗公文以正之

宗神也恫痛也**傳**云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文王為政咨於大臣順而行之故能當於神明神明無是怨恚其所行者無是痛傷其將無有殍禍○恫音通殍音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傳**刑法也寡妻適妻也御迎也**傳**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文

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又能為政治于

家邦也書曰乃寡兒勗又曰越乃御事○刑韓詩云
 牙嫁以鄭魚據反適丁王以母賢身聖能協和神
 歷反勗許玉反下同人言文王之德乃能上順於先祖宗廟群公以安寧
 百神故神無有是怨惠文王者神無有是痛傷文王
 者明文王能敬事明神蒙其祐助之又施禮法於
 寡少之適妻內正人倫以為化本復行此化至於兄
 弟親族之內言族親亦化之又以為法迎治於天下
 之家國亦令其先正人倫乃和親族其化自內及外
 徧被天下是文王聖也○鄭以為文王雖聖能屈已
 從衆心不自專乃能順於其尊貴之羣公言其諮訪
 大臣順而行之以此舉事允當於神明故神明無是
 怨惠其文王所行者神明無是痛傷其文王所為者
 言甚蒙神之福無禍災也文王以順從之政而行之
 先施法於寡有之賢妻言接待其妻以禮法也以此
 又至於兄弟之宗族亦令接待其妻以為政教之本
 以此之故又能為政治於天下之家邦是其聖之事

者

也○宗公至洞痛○正義曰書序云班宗彝中庸
 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為宗又下類言神罔則宗公
 是宗廟先公故云宗神也洞痛釋言文王肅云文王
 之德能上順祖宗安寧百神無失其道無所怨痛○
 而為公故知大臣言順之故知諮於大臣順而行之
 論語云無使大臣怨乎不以是人君當順大臣也神
 者聰明正直依人而行人能行善則神明忻悅文王
 用臣得人任而順之故能當於神明神明無是怨痛
 則知其後將無凶禍也易傳曰以左傳稱國將興聽
 於民將亡聽於神聖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此
 言文王之聖不應先以順神為本又於時宗廟有大
 王王季若論宗廟當以王統之不當言公且經傳未
 有以宗廟之神為宗公者也晉語云文王於是乎用
 四方之賢良其即位也詢於八虞度於闕天而謀於
 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意寧
 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彼正
 論文王之事先言諮訪後言安神乃引此詩以證之

則惠于宗公是順臣可知故易之彼注賈逵唐固皆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辛男尹侯蔡公原公也案論語有八士鄭以為周公相成王時所生則不得為文王所詢如鄭意則別有八士賢人在虞宮矣○**傳**刑法至御迎○正義曰刑法釋詁文無夫曰寡妻今有夫施法於之明寡非無夫之稱故以為少適妻唯一故言寡也釋詁云迎也但書傳諸御字亦得為迂故毛讀為送訓之為迎王肅云以迎治天下之國家○**傳**寡妻至御事○正義曰以上言大姒之賢今言寡妻當是賢之意故以為寡有之妻言其賢也鄭讀御為馭以御者制治之名故為治也易傳者言迎於家邦則於義不通若如王肅之言則是橫益治字故鄭讀為馭訓為治也以禮法接待其妻明化自近始是正己身以及天下之身正己妻以及天下之妻正己之兄弟以及天下之兄弟天下皆然則無所不治從妻而言至於兄弟為首尾之次焉以此待妻及兄弟之法又能為政治於家邦使之皆如已也言家者謂天下之眾家邦者盡境界之所極也引書乃寡

兄弟康誥文周公戒康叔謂武王為寡有之兄也越乃御事大誥文時周公將東征誥於治事之臣也引此二事證寡為少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傳**肅和也肅肅敬也**傳**云宮謂辟靡宮也羣臣助文王養老則尚和助祭於廟則尚敬言得禮之宜○辟必亦反下同靡於容反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傳**以顯臨之保安無厭也**傳**云臨視也保猶居也文王之在辟靡也有賢才之質而

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言養善使之積小致高大○射毛音亦厭也鄭食夜

本作保安也**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傳**肆故今也戎射厭也

大也故今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也云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文王於辟靡德如此故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為厲假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烈毛如字鄭作厲力世反又古雅反行下音賴假古雅反瑕音遐遠也鄭孟反下皆同離離至不瑕○毛以為文王之德行容肅肅然能恭敬在於先祖之廟言文王治家以和事神以敬其德如是豈為不顯乎言其顯也亦以此顯德而臨之於民上文王既以顯德臨民美其所為無有厭其德者亦皆安而行之言民安文王之德無厭倦也由人安之如此故今大為疾害人不行者豈不止絕乎言其止絕也王之功業廣大豈不長遠乎言長遠也以惡人皆消故王業遠大是其聖也○鄭以為此與下章連上二句先言在宮在廟卒二句又

總結此二事言文王布行善政羣臣化之皆善其羣臣雖離然尚和順者乃助養老而在辟靡宮也肅肅然尚恭敬者乃助祭在王宗廟也文王之臣養老則和祭祀則敬是得禮之宜矣又言文王之臣所以助養老而和以文王養進之故也文王之在辟靡其羣臣有賢才之質而不明達者亦得臨而觀其禮有德藝之美而無射才者亦得助而居於位是樂人之善養之使成故助養老者皆尚和也文王之在辟靡其德如此天下樂其德而民自化故今大為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為厲惡病害人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感化之深是文王之聖也○宮謂至之宜○正義曰鄭以此章次二句皆有二亦其文如一此二文之下言肆肆訓為故今是緣上事之辭則此再言亦者行此化之事也而別文陳之是行化有二處矣下言行化有二處則此在宮在廟為下事之總目廟是祭祀則宮是養老何者祭祀養老是相對之事故樂記云祀乎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以教諸侯之悌也注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是

相對之事也。樂記云：養老於大學，王制說：大學天子曰辟廡，則辟廡是養老之宮矣。故宮謂辟廡宮也。又以下言所化之事，明此有所化之人，故知為羣臣助者，不是文王之身也。養老申慈愛之意，故尚和祭祀展肅敬之心，故尚敬。所施各稱其事，故言得禮之宜也。此詩美文王之聖，而言及羣臣者，以臣下感化，尚能敬和，則文王之身敬和可知。故舉輕以明重也。○**傳**以顯至無厭。○正義曰：言以顯臨之反其言，以不顯為顯，則是文王之身以顯道臨民也。言安無厭也，是民安君德無厭倦也。上句言君臨下，而下句言民化上，自相成也。定本云：保安射厭也。○**傳**臨視至高。○正義曰：臨視釋詁文，以自保守者是安居之義。故云保猶居也。箋以此及下章有二肆之文，分為一事，是則然矣。而必知此為在宮，下為在廟者，以上文在宮在廟先行禮，養老輕於祭祀，禮射不中者，不得與於祭，養老則可容之，而此言無射亦保，故知在辟廡時也。以聖人行禮，必擇賢而與之，不得有愚劣之人，故知不顯是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也。人性不同。

惡

固容多品，或內敏而外訥，或貌懦志強，故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之伎，射為其一。人之所有，不可皆善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此人行未周備，所以合居位觀禮者。文王志在養善，使之積小以成高大，故也行葦亦養老之詩，而云序賓以賢，而以射中多少為次第，此無射才而得居位，蓋其位又在少中者之下也。且此美文王之養善，或當特通許之，不必常法。觀禮居位一也。因人之別，而異其文耳。此言養善以成高大，下云使人器之不求備者，因此是養老之事，故云養之使成，祭非長養之名。故言使之如器，皆是捨短而取長，遺惡而收善，義亦一也。積小致高大，易升卦象辭。○**傳**肆故至假大。○正義曰：肆故今戎大，烈業假大，皆釋詁文。言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則亦反其言也。○**傳**厲假至之深。○正義曰：鄭讀烈假為厲，假故云皆病也。說文云：厲，瘦疾也。或作癩，瘦病也。是厲，瘦皆為病之義也。定本及集注皆云：厲，瘦病也。不訓瘦字，義不得通。瑕已釋詁文，以厲，瘦不瑕，與肆戎疾不殄相配，故知厲，瘦

言正

卷之二十三

言正

亦是病人之事，殄既為絕，則瑕當為已。不然則二文不類。且傳以烈假不瑕為業，大不遠，文辭不次，故易之也。以文王在辟靡行禮，羣臣和睦，雖在外遠人亦隨流而化，故病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為厲疾之行者不巳之而自巳。言化之深也。此謂在野遠人改惡為善，非謂助行禮者改惡行也。何則？文王之朝，豈有病害人者輒得入之？**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傳**言性與而待行禮乃變也。

天合也。**傳**云：式，用也。文王之祀於宗廟，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助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爭者，亦得人言其使人器之，不求備也。

傳弟音悌，亦作悌。諫爭，爭鬪之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傳**造，為也。**傳**云：成人，謂大夫士也。小子，其弟子也。文王在於宗廟，德如此，故大

夫士也。小子，其弟子也。文王在於宗廟，德如此，故大

夫士皆有德，子弟皆有所造成。**古之人無斃，譽髦斯**

士。**傳**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傳**云：古之人謂

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

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傳**音亦厭

也。鄭作擇，髦，俊也。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不

於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令力成反，必音刈。**傳**聞

至斯士。毛以為言文王之聖德，自生知無假學習，

不聞人之道說，亦自合於法，不待臣之諫諍，亦自入

於道。言其動應規矩，性與天合，以此聖德教化下民，

故今周國之成人者，皆有成德，其小子未成人者，皆

有所造為。言長者道德已成，幼者有業學習也。此成

人小子，所以得然者，以古昔之聖人有德之君，王皆

無厭於有名譽髦俊之此士。今文王性與古合，亦好

之無厭，故成人小子皆學為髦俊也。鄭以為文王

毛詩疏

卷之二十三

言正

三言正
之在宗廟其羣臣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得用之以助祭有孝弟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得使之以入廟是其使人不求備樂成長也文王之祭宗廟取人如此故聞其化者莫不自勵故今已長而成人者謂其大夫士等皆已有成德矣小子未成人者謂大夫之子弟亦皆勸慕而終必有所成矣言成人小子俱得就也所以得然者古昔之人聖君明王身無所擇謂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也以身化其臣下故能令之有名譽而為髦俊之士此言文王同於古聖以身化人故成人小子皆有成德也○言性與天合○正義曰傳言性與天合則是說文王之身式訓為法也王肅云不聞道而自合於法無諫者而自入於道也然則唯聖德乃然故云性與天合若賢智者則須學習不能無過聞人之諫乃合道也○式用至求備○正義曰式用釋言文此不聞而得以助祭明有不聞之短而有所行之長故知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也仁義之行之美者尚能知其仁義所以得不聞達者仁義行之於心聞達習之於學有

質

人能篤行而學問不長論語子夏說人有四行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是有不學而能行仁義也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孝悌為長不諫為短也論語云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既不好諫明有不能者矣亦得入廟言使人當如器之各施於一不求備具焉上言賢才之賢此言仁義之行者質是身內之性行則施仁之稱事在外內故質行異文此言文王志在長人以善不責其備言其意通容此人使助行禮耳不謂朝士皆此人也而孫毓云文王選士擇賢但當取不明之人無射才者及不能諫諍令之居位助祭其意謂文王之朝皆是此輩非其難矣毓謂人行不備不得在朝是欲使文王為小人使人必求備也○造為○正義曰釋言文有為者謂所習有業不虛廢也王肅云文王性與道合故周之成人皆有成德小子未成皆有所造為進於善也○成人至造成○正義曰箋以此為助祭所化則成人者助祭之人故為大夫士也小子是後生未成之名故以為子弟謂大夫之家子弟也以其因祭而化故為皆有厚

言正 德子弟有造成言其終有所成不謂此時已成也。古之至俊也。正義曰此美文王而言古之人則皆謂前世聖君非文王也。但文王與之同耳。故王肅云言文王性與古合。古之至之美。正義曰箋言謂聖君則亦謂古昔之人非文王之身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孝經文也。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也。故不破之。以身無可擇。化其臣下亦使之然。臣下亦能無擇行擇言自然有名譽成俊士矣。

思齊四章章六句故言五章章六句三章章四

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四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大雅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

王。監視也。天視四方。可以代殷。王天下者。維有

周爾。世世脩行道德。維有文王盛爾。皇矣字。天監

代殷莫若周絕句。周世世脩德。一讀莫若周世絕

句。周世脩德為一句。一本無下。一世字。義並通。崔

集註莫若周也。世世脩德。王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至文王。正義

及古周

有以
一本無
下天字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傳**皇大莫定

也。**傳**云臨視也大矣天之視天下赫然甚明殷紂之

暴亂乃監察天下之衆國求民之定謂所歸就也**維**

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傳**二國殷夏

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傳**云二國

謂今殷紂及崇侯也正長獲得也四國謂密也阮也

祖也其也度亦謀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於天

心密阮祖共之君於是又助之謀言同於惡也。政

皆同夏戶雅反下文長夏并注同長張戈反篇內皆

惡

又

同其音恭下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

宅**傳**耆老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顧顧西土

也宅居也**傳**云耆老也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猶

不變改憎其所用為惡者浸大也乃眷然運視西顧

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文王所。者巨

若霍反又如字本又作郭眷本又作睽又作皇矣

券並音卷同假戶嫁反本又作暇浸子鳩反**傳**至與

宅○毛以為美大矣此在上之天能照臨於下無幽

不燭有赫然而善惡分明也見在下之事知殷紂之

虐以民不得定務欲安之乃監視而觀察天下四方

之衆國欲擇善而從以求民之所安定也言欲以聖

人為主使安定下民維此夏桀殷紂之二國其政不

得於民心言使民不得安定也此桀紂二君政雖不

得於民心言使民不得安定也此桀紂二君政雖不

得民心身實居天子之位維四方有道之衆國以天
命未改之故於是從之謀於是從之居言皆從紂之
惡與之謀爲非道也以此之故在上之天於是疾惡
此桀紂之不得民心也又憎其用大位行大政得肆
其淫虐殘害下民乃從殷都眷然迴首西顧於岐周
之地而見文王天意遂歸於此文王維與之居言天
常居文王之所使之爲主以定民也此詩之意主於
紂耳以紂惡同桀故配而言之○鄭上四句與毛同
言天之視下見此殷紂崇侯二國之君其爲下民之
長所行暴亂不得於天心維彼密阮徂共之四國於
是亦助之謀慮於是亦助之計度言其同惡相黨共
行虐政也此殷崇二國政雖不得天心天猶冀其變
改故在上之天養而老之二國遂不知變天乃憎其
所用爲惡者漸更浸大乃眷然迴首西顧見此文王
之德維與之居處也○皇大莫定○正義曰釋詁
云皇君也君亦大之義故爲大也莫定釋詁文○
大矣至歸就○正義曰深美其事故云大矣爲美歎
之辭監察天下衆國之中選明君以爲天下之主主

既

明則民定觀其能定民者欲歸就之○二國至度
居○正義曰敘言天監代殷則二國當論紂事一紂
而言二國則是取類而言故以二國爲殷紂夏桀也
紂師喪殷桀亦亡夏其惡既等故配而言之猶嵩高
之美申伯而及甫侯也二國言此四國言彼此既爲
惡則彼當爲善故言彼彼有道也桀紂身爲天子明
所從者非法四國故爲四方有道之國也究謀釋詁
文以王者度地居民故以度爲居也桀紂身爲天子
制天下之命雖是有道之國皆服而從之與之謀爲
非道故王肅云彼四方之國乃往從之謀往從之居
其秦亡家語引此詩乃云紂政失其道而據萬乘之
勢四方諸侯固猶從之謀度於非道天所惡焉傳意
當然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得有四方之國
從紂謀居者此說紂之初惡文王未興也下文憎其
用大位行大政由其諸侯從之故言政位大耳若天
下怨叛之後無復大位大政天意何以憎之以此知
毛氏之意從之謀爲未叛時也孫毓云天觀衆國之
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

謂

常路大也。云申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古患反，一本作惠，或云鄭音惠。混音昆，瘠在昔反。詩本皆作瘠，孫毓評作應，後之解者僉以瘠為誤，應應對之。應下，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傳配，媿也。云天既顧文王，又為之生賢妃，謂大姒也。其受命之道已堅固也。於是四方之民大歸往之，周地險隘，樹木尤多，競共刊除，以為田宅，其攻作之屏除之者，其為藿木，其為翳木之所也。修理之平治之者，其為檉木，其為樹木之處也。啓拓之開闢之者，其為檉木，其為樹木之地也。攘去之剔翦之者，其為檉木，其為樹木之材也。帝所以徒就文王之明德而顧之者，以其世世習於

補脫 厥配本又作配音同注同媿
普患反配也郭璞音辟字林匹
地反又為于偽反下為生明君為
之立後同

一 常道則得居是大位也。天既顧而就之，又為生賢女，立之以為妃，令當佐助之，內有賢妃之助，其受命之道既堅固也。言天助自遠，非始於今也。此作之屏之四等，而為此八文者，以其險隘多樹，故煩舉木名，因此用功之事配之，使其義得相通。以用功作為殺木屏去，故先言作之屏之殺木之處，有坑坎，須修理平治，故言修之平之。平治其地，必開拓，使廣，故言啓之辟之。畔上更有材木，須攘除剪剔，故言攘之剔之。設文雖別，意以相通。鄭唯申夷載路為異，以天意徙就周之明德，是天去惡與善，文王以天之去惡如是其患中國之混夷，文王則侵伐之，以應天意，以天去惡故已亦伐惡以應之。餘同。木立至山桑。正義曰：釋木云立死。菑者翳，李巡曰：以當死。害生曰菑，斃死也。郭璞曰：翳樹，陰翳覆地者也。然則以立死之木妨地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曰菑也。爾雅云：斃者，木自倒枝葉覆地為陰翳，故曰翳也。云：斃者，生木以其非人斃之，故曰自斃。釋木又云：灌木叢木，李巡曰：木叢生曰灌木，是灌叢生，樹而檉、河柳、楮、檟、山

世說新語

卷之四

世說新語

天為邦，謂興周國也。作配，謂為生明君也。是乃自大

伯王季時則然矣。大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大音泰，注大。

伯皆同。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

之光。傳因親也。善兄弟曰友。慶，善光大也。傳云篤厚

載始也。王季之心親親，而又善於宗族，又尤善於兄

大伯，乃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大伯以讓為功

美，王季乃能厚明之，使傳世稱之，亦其德也。○著珍慮反，傳

天。受祿無喪，奄有四方。傳喪亡，奄大也。傳云王季

以有因心則友之德，故世世受福祿，至於覆有天下。

疏帝省至四方。○毛以為言天顧文王之深，乃和其

拔然而枝葉茂盛，松柏之樹，兌然而材幹易直。言天

之恩澤，乃及其草木，非徒養其民人而已。既人物蒙

養，天以為之興，作周邦，又為之生明君，以作其配。是

乃自大伯王季之時已則然矣。既上本大伯王季，因

說王季之德，維此王季，有因親之心，則復有善兄弟

之友，行言其有親親之心，復廣及宗族也。則以此友

兄弟之行，尤友善其兄。大伯謂善為周君，稱其讓意

是善。大伯也，由其稱兄之故，則天厚與其善，則兄錫

之大位，使其子文王有天下。此文王之有天下，由

王季受此福祿，無所喪，故至其子孫，而大有天下。

之四方也。鄭唯下四句為異言。王季尤善於大伯，始

厚明其太伯之功美，始使之讓事顯著。言其善於為

君，福流後葉，令太伯讓功，徧得彰顯也。以王季有此

德之故，故能受天福祿，無復有喪亡之時。至於子孫

傳

文

而

由

正義曰釋詁文○**傳**對配至王季○正義曰傳以言周世世修德須論王季而已今并言太伯故解其意從太伯之見王季謂見其生聖子而讓之故王季得為君而修德是以本之於太伯也王肅曰太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其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太伯讓與王季是解見王季之意也釋詁云妃對也則對是相配之義故為配也○**傳**作為至王起○正義曰作為釋言文與周國謂使之為天子之邦生明君謂生文王也國當以君治之故言作配此事乃在太伯王季之時已則然矣實至文王乃興而云太伯時者由太伯讓於王季而文王得起是興國生君在太伯之時也○**傳**因親至光大○正義曰周禮六行其四曰姻注云姻親於外親是因得為親也善兄弟曰友釋訓云福慶是善事故為善光是明大故為大王肅云王季能友稱太伯之讓意則天厚與之善錫文王之地位也○**傳**篤厚至其德○正義曰篤厚釋詁文又載始也載載義同故亦為始友者善兄弟之名

非言善於宗族者以下言則友其兄是友其親兄明上則友之文可以遠及宗族見王季孝友之心廣也言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太伯以王季為賢故讓之若王季不賢則讓功不顯由王季能稱太伯之心見太伯為知人達命名傳也後世王季德然故言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如箋之言錫為與義與之即是使與之故云使也大伯以讓為功美王季能厚明之使傳之後世其稱誦之此亦其王季之德故說王季之美言其能明太伯也論語稱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注云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此言後世稱之者孔子欲深賢太伯恨世人不知非是舉世皆不知也易傳者以上言太伯此言友兄下即言此二句明還是其兄之事故易之○**傳**奄大○正義曰釋言云荒奄也孫炎曰荒大之奄是荒奄俱為大義故云奄大也奄亦是覆蓋之義故箋以為覆有天下

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
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
心能制義

政

于

者一作盛

補說施于以致反注周易也延也

曰度，猶靜也。云德正應和曰類，照臨四方曰明，類

善也，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

○貉本作類，武伯反，左傳作莫，音同。韓詩同，云莫定也。施始豉反。王此大邦，克順克

比。○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云王君也，王

季稱王，追王也。○王如字，徐子況反。比必里反，徧音遍。比于文王，其德

靡悔。○經緯天地曰文。云靡無也，王季之德比于

文王，無有所悔也，必比于文王者，德以聖人為匹，既

受帝祉，施于孫子。○云帝天也，祉福也，施猶易也，延

也。○祉音施。維此至孫子。○毛以為既言王季明大

之身為天帝所祐，天帝開度其心，命之有揆，度之惠也。又安靜其德，教之善音，施之於人，則皆應和其德。又能有監照之明，又能有勤施無私之善，又能教誨不倦，有為師長之德，又能賞善刑惡，有為人君上之度，既有君人之德，故為君王於此，周之大邦，其施教令，能使國人徧服而順之，既為國人順服，則功德有成，能擇人之善者，從而比之，言其德可以比上人。也。以此王季之德，比於經緯天地，文德之周，王其德無為人所悔恨者，言文王之德，不為人恨，而王季可以比之。王季賢德之大，能比聖人，以此之故，既受天之祉，福延於後之子孫，福及於後，故文王得受之而起。○鄭唯其德靡悔為異，言以王季之德，比於文德之王，其比王季之德，人無有悔，以為不應比之者，言王季可與聖人為匹也。餘同。此章文次如此者，以德皆天之所授，先言帝度其心，明以下皆蒙帝文也。德由心起，故先言心能度物，心既能度，然後能施為政。教故先言政能清靜，乃論身內之德，故後言能明能

毛詩疏

卷之四十一

及古

善其明與善還是德音之事施之於人有照臨之明
勤施之善耳心能施而無私可以為人君長故次克
長克君長即師也學記曰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
長然後能為君故先長後君也既言堪為人君即說
為君之事故言王此大邦也既為大邦之君能使國
民順服故次克順也民順功成可以比上方上人故次
克比也言可以比善即比之帝王其德可比文王其澤
流及子孫故言帝社以結之帝社即此授以九德而
誕生聖人是也重言克明者墨之以足句猶下我陵
我泉耳○傳心能至至靜○正義曰此傳箋及下傳
九言曰者皆昭二十八年左傳文彼引一章然後為
此九言以釋之故傳依用焉毛引不盡箋又取以足
之此云維此王季彼言維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
異讀後人因即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
作文王是異讀之驗心能制義者服虔云心能制事
使得其宜言善揆度事也左傳樂記韓詩猶皆作莫
釋詁云猶莫定也郭璞曰皆靜定也義俱為定聲又
相近讀非一師故字異也定是靜義故云猶靜杜預

云莫然清靜取此傳為說也○德正至曰君○正
義曰德正即德音政教是音聲號令也服虔云在已
為德施行為音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言皆莫然
而定無譴誹也照臨四方者服虔云豫見安危也類
善釋詁文勤施無私者杜預云施而無私物得其所
無失類也教誨不倦者服虔云教誨人以善不懈倦
言善長人以道德也賞慶刑威者以賞慶人以刑威
物杜預云作福作威君之道也○慈和至曰比○
正義曰慈和徧服者服虔云上愛下曰慈和中和也
為上而愛下行之以中和天下徧服從而順之擇善
而從之者服虔云比方損益古今之宜而從之杜預
云比方善事使相從二說皆不得以解此何者彼唯
說文王不言比方他人故服杜觀傳為說此以王季
比文王當謂擇善而從以比方之也○王君至追
季未得稱王其實君其國耳故辨之云王季稱王追
王以其追號為王故作者以王言之○經緯天地
曰文○正義曰服虔云德能經緯順從天地之道故

義

毛詩疏

卷之四十一

及古

政

曰文杜預云經緯相錯故織成文然則言德能順從天地如織者錯經緯以成文故謂之文也左傳說此九事乃云九德不愆作事無悔言其動合衆心不爲人所恨公劉傳曰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則毛取左傳之意謂文王之德不爲人恨不得與鄭同也○王季至爲匹○正義曰箋以上陳王季之德而以此於文王卽云其德靡悔明是王季之德堪比文王若以比之時人無所悔者必比王季於文王者美王季言其德以

聖人爲匹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傳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無是貪羨岸高位也

云畔援猶跋扈也誕大登成岸訟也天語文王曰女無如是跋扈者妄出兵也無如是貪羨者侵人土地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援音袁又干

顧 鄭

雲反畔胡喚反韓詩云畔援武強也歆許金反羨錢面反誕但旦反跋蒲未反下同字或作跋扈音戶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傳國有密須氏侵阮

遂往侵共傳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

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魚宛

反共音恭注同毛云徂往也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

按徂旅以篤于周祐以對于天下傳旅師按止也旅

地名也對遂也傳云赫怒意斯盡也五百人爲旅對

答也文王赫然與其羣臣盡怒曰整其軍旅而出以

却止徂國之兵衆以厚周當王之福以答天下鄉周

之望。○赫虎格反。斯毛如字。此也。鄭音賜。按安旦反。
本又作嚮。許帝謂至天下。○毛以為既言文王受
亮反。下同。福流及子孫。故自此以下復說文王
之事。言天帝告謂文王無是叛道而援取人之國。邑
無是貪求。以羨樂人之土地。以是之故。能大先天下
升於高位。因此遂說文王之不妄貪求。有密國之人
乃不恭其職。敢拒逆我大國。乃侵我周之既地。遂復
往侵於共。邑抗拒大國。侵其邑境。是不恭也。密人既
不恭如此。故文王與其羣臣。赫然而盡怒。於是整齊
其師旅。以止此密人往旅地之寇。密人侵共。復往侵
旅。故興兵以止其寇也。所以必伐密者。以厚於周之
祐福。以遂於天下之心。天意福周。使興而密人侵之。
故伐密者。所以厚周福也。民心皆欲伐密。而文王從
之。是整旅所以遂天下心也。言文王上應天意。下順
民心。非為貪羨妄伐密也。○鄭以為天告語文王曰。
汝無如是跋扈者。妄出兵以征伐。汝無如是歌羨者。
苟貪人之土地。汝既不可為此。欲廣大汝之德美者。

正

當先平於所欲征者之獄訟。獄訟者。知彼曲汝直。然
後伐之。文王以此不敢妄出征伐。而密須之人。乃不
恭其職。敢距我大國之徵發。其所徵者。是侵阮。祖共
三國之義兵也。文王欲侵此三國。徵兵於密。密人拒
而不從。是故文王於是赫然與其羣臣怒曰。當整其
軍旅而出。以却止祖國之師旅。以此厚於我周家。當
王之福。以此而應答天下嚮周之望。因密人不恭。怒
而出兵。先往伐祖。尋亦伐密。○無是至高位。○王
義曰。一無然之文。而傳分為二。無是者。以畔是違道。
援是引取義異。故分之為二。鬼神食氣。謂之歆。故注
讀歆為貪。下論征伐。則援取貪羨。是國邑土地之事。
也。釋丘云。重厓曰。岸岸是高地。故以喻高位。○畔
援至曲直。○正義曰。以下用兵征伐。此則為下發端。
當用兵之事。不得為文王之升位也。故言畔。援猶跋
扈。跋扈凶橫自恣之貌。漢質帝謂梁冀為跋扈將軍。
是古今之通語也。誕大登成。釋詁文。小宛云。宜岸宜
獄。相對是岸為訟也。跋扈是凌人之狀。故以妄出兵
言之。歆羨貪欲之言。故以侵土地言之。凡征伐者。當

毛詩疏

卷之四

及古周

度已之德慮彼之罪觀彼之曲直猶人爭財則之獄訟君子不伐有辭故欲廣大其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知彼實曲然後伐之宣十二年左傳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是師行伐人必正曲直也王肅孫毓皆以帝謂文王者詩人言天謂文王有此德非天教語文王以此事也若天為此辭誰所傳道然則鄭必以為天語文王者以下云帝謂文王子懷明德是天之自我也帝謂文王詢爾仇方是教人詢謀也爾我對談之辭故知是天之告語若為天意謂然則文不類也以文王舉必順天故作者致天之意言天謂文王耳豈須有人傳言之哉若是天謂文王有此德復誰告詩人以天意而得知之也帝謂文王必責誰所傳道則上天監觀四方乃睿西顧豈復有人見其舉目迴首之時毛無別解明與鄭同○國有至侵其○正義曰以經直云密人故辨之云國有密須氏定四年左傳曰密須之鼓是也○毛以徂為往故云侵阮遂往侵其以阮其為周地為密須所侵故王肅云密須氏姑姓之國也乃不恭其職敢與兵相逆大國侵

周地○阮也至不宜○正義曰箋以上言四國於此宜為國名下云徂旅則是徂國師眾故以阮徂其三者皆為國名與密須而四也四國從紂謀度則並非文王之黨而言侵阮徂其不是彼自相侵明為犯周而文王侵之也拒大邦之下即言侵阮徂其則侵阮徂其即是密須拒周之狀故知文王侵此三國徵兵於密密人拒其義兵也密須紂黨所以文王得徵兵者杜預云密須今安定密縣則在文王統內書傳云文王受命三年伐密須則阮徂其又在伐密之前四年伐混夷仍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伐此三國之時叛殷之形未著密須在其統內故得徵兵也密須之君雖不違天命亦是民之先覺者也疑周將叛殷顧非其徵發皇甫謐云文王問太公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於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徂其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謐雖採撫舊文傳會為說要言疑於伐者未為顯叛文王得徵

三詩疏

卷之四十五

及古蜀

兵而不從，叛始彰耳。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是義兵也。密須敢拒義兵，違其正道，是不直也。上言天使文王先平曲直，密須不直，故文王伐三國，而亦伐密須也。王肅云：無阮徂共三國，孔晁云：周有阮徂共三國。見於何書？孫毓云：按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犬夷黎邦崇，未聞有阮徂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事皆以為無此三國。故訓徂為往，鄭必以為皆國名者，正以下言徂旅，徂有師旅，明徂是國，故知三國與密須充上四國之文。事在此詩，即成文也。於時書史，賊亡安可更責所見？張融云：晁豈能具數此時諸侯而責徂共非國也？魯詩之義，以阮徂共皆為國名，是則出於舊說，非鄭之創造。書傳七年年說一事，故其言不及阮徂共耳。書傳亦無獫狁、采薇、稱獫狁之難，復文王不伐之乎？鄭之所言非無深趣。皇甫謐勤於考校，亦據而用之。○釋旅師至對遂。○正義曰：釋詁云：旅師，俱為衆也。對則為少多之異。散則可以相通。故云：旅師，嫌其止出一旅之人，故明之也。按止釋詁文，彼作按，定本及集註俱作按，於義是也。旅地

名則毛意以旅為周地，而言徂者，上言侵阮，遂往侵共，蓋自共復往侵旅，以文上不見，故於此言之。言整師以止密人之往旅地，則亦止其往阮共，互相見也。對遂釋言，文王肅云：密人之來侵也。侵阮遂往侵共，遂往侵旅，故王赫斯怒，於是整其師，以止徂旅之寇。侵阮徂共，此文次不便，不得復說旅，故於此而見焉。上曰徂共，此曰徂旅，又為周王之所禦，其密人亦可知也。省煩之義，詩人之微意也。傳意或然。○釋赫怒至之望。○正義曰：斯盡釋言，文以軍出稱師為通名，今止言旅，則唯用一旅之人，故云五百人為旅。下箋云：小出兵，明以德不以衆，是鄭意出一旅之人也。以對為答者，以天下必皆嚮已，舉兵所以答之，謂答天下嚮周之望，於理為切，故不從遂也。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

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傳京，大阜也。

矢，陳也。傳云：京，周地名，陟，登也。矢，猶當也。大陵曰阿。

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阮國之疆登其
 山脊而望阮之兵兵無敢當其陵及阿者又無敢飲
 食於其泉及池水者小出兵而令驚怖如此此以德
 攻不以衆也陵泉重言者美之也每言我者據後得
 而有之而言○疆居良反注同券非亦反令力成反重直用反度其鮮原居
 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傳小山別大
 山曰鮮將側也方則也云度謀鮮善也方猶鄉也
 文王見侵阮而兵不見敵知已德盛而威行可以遷
 居定天下之心乃始謀居善原廣平之地亦在岐山

其

之南居渭水之側為萬國之所嚮作下民之君後竟
 徙都於豐○鮮忌淺反又音仙別彼列反依其至之王○毛以為
 下之心此又本密人不義來侵周人怒伐之意言密
 人之來也依止其在我周之京丘大阜之旁其侵自
 阮地之疆為始乃升我阮地之高岡周人見其如此
 莫不怒之曰汝密須之人無得陳兵於我周地之陵
 此乃我文王之陵我文王之阿無得飲食我周地之
 泉此乃我文王之泉我文王之池言皆非汝之有不
 得犯之民疾密須如是故文王遂往伐之征密既勝
 文王於是謀度其鮮山之旁平原之地此地居岐山
 之南在渭水之側背山跨水營建國都乃為萬邦之
 所法則下民之所歸往言其怒以天下為心共伐與
 百姓同欲別起都邑為萬民之王○鄭以為上言怒
 而出兵此言征伐之事言文王之所徵發不用多兵
 但取依居其在京地之衆為一旅之人以此而往侵
 自阮國之疆為始既至阮國乃登我傳得者阮國

毛詩疏

卷之四

漢書

之高岡以望之。阮國之兵衆，纔始望之，未嘗交戰而此國之兵莫不驚走，無敢當我陵。無敢當我阿者，無敢飲我泉，無敢飲我池者，因此而往伐，徂其密須，皆克之矣。既兵不見敵者，知已德盛威行，可以遷徙都邑，安定民心，乃始謀居於其善原廣平之地，居岐山之南，在渭水之側，爲萬國之所嚮，作下民之君王。

釋 京大阜，矢陳。正義曰：以密人依之而侵周，故爲大阜也。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土地獨高大名阜，阜最大爲陸。然則大阜爲陵，不爲京矣。言京大阜者，釋丘曰：絕高謂之京。李巡曰：丘高大者爲京。然則京亦土之高者，與大阜同。密人之來，則云依京，周人怒之，則云我陵。明京陵一物，故以大阜言之也。矢陳，釋詁文。王肅云：密人乃依徂，其京陵來，侵自文王阮邑之疆。密人升我高岡，周人皆怒曰：汝無陳於我陵，是乃我文王之陵阿也。泉池非汝之有，勿敢飲食之。

釋 京周至而言。正義曰：以言依其在京，即云侵自阮疆，明以依京之人侵阮，故知京周地名。陟登釋詁文。矢實陳義，欲言威武之盛，敵不敢當以

其當侵而陳，故言矢猶當也。大陵曰阿，釋地文。周地廣矣，獨言依京，故知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箋以京爲周地小別名，則京是周之所都之邑，以其兵少，故唯發近民也。上言徵兵於密須，乃似盡國不足，今言少發而足，所以前徵兵者，蓋以密人疑之，故徵兵以嘗之，非爲密須兵也。始侵其境，而即登岡，故知是望其兵衆，始見登高而望，即不敢當陵飲泉而驚散走也。文王之所伐者，混夷，歷年始服，崇則再駕，乃降於此，獨得易者，敵有強弱，故難易不同。

傳 小山至方則。正義曰：釋山云：小山別大山。○**鮮** 孫炎曰：別不相連也。渭是水也，居必在傍，故以將爲側，論語云：且知方也。謂知禮法，此則亦法也。故以方爲則也。

釋 度謀至於豐。正義曰：度謀，鮮善皆釋詁文。以其已繫岐陽，不應復言餘山，故以鮮爲善也。諸言方者，皆謂居在他所，人嚮望之，故云方猶嚮也。必知已德盛威行，乃遷居者，以威若不行，則民情未樂，遠方不湊，則隨宜而可。今威德既行，歸從益衆，非處廣平之地，無以容待四方，故知民既復從，乃遷居要所也。

歸

夏一作侯

大王初遷已在岐山故言亦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
 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寐程典皇甫謐云文
 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箋嫌此卽是豐故云後竟徙
 都於豐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
 三百里耳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
 也不以長大有所更云夏諸夏也天之言云我謂
 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
 諸夏以變更王法者其爲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
 法而行之者此言天之道尚誠實貴性自然見賢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

相

陷

以伐崇墉仇匹也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
 臨車也衝衝車也墉城也云詢謀也怨耦曰仇仇
 方謂旁國諸侯爲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以和
 協女兄弟之國率與之往親親則方志齊心一也當
 此之時崇侯虎倡紂爲無道罪尤大也詢音荀鉤
 侯反援音爰臨如字韓詩作隆衝昌容反帝謂至
 說文作輶輶陣車也墉音容梯他兮反崇墉
 毛以爲天帝告語此文王曰我當歸於明德以文王
 有明德故天歸之因說文王明德之事不大其音聲
 以見於顏色而加人不以年長大以有變革於幼時
 言其天性自然少長若一不待問而自識不由學而
 自知其所動作常順天之法則以此故天歸之而使
 伐崇天帝告語此文王曰其伐崇也當詢謀於女匹

毛詩疏

卷之四十九

殷古周

已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和同汝之兄弟君臣既合親戚和同乃以汝鉤援之梯與汝臨衝之車以往伐彼崇城言天意歸就文王故文王於是伐崇也○鄭以為天帝告語文王曰我之所歸歸於人君而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其言語之音聲以外作容貌之色又不自以長諸夏之國以變更於王法其為人不可識古事不學知今事常順天之法而行之如此者我當歸之言文王德實能然為天所歸崇侯反於此道天使文王伐之天帝告語文王曰當詢謀汝怨偶之旁國觀其為暴亂大惡者而征討之其征之也當和同汝兄弟之國相率與之而往餘同○不大至所更○正義曰此傳質略孫毓云不大聲色以加人○毛以言不以長大有所更改則以夏為大王肅云非以幼弱未定長大有所更改言幼而有天性長幼一行也○夏諸至自然○正義曰箋以大為音聲以作色忿人長大淫恣而改其本性此則中人以上皆免之矣不足以美文王下言伐崇討崇之反道則此經當陳人君之正道不得以夏為大故以夏為諸夏虛

廣言語以外作容貌謂色取仁而行違虛名而不實也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謂為諸侯之長自以身居尊位無所畏憚變亂正法也崇侯與文王俱為紂之上公是長諸侯也詩意言文王無此行則崇侯有之矣故天命文王使伐之人道貴其識古知今此不識古不知今為美者言其意在篤誠動順天法不待知今識古比校乃行耳不謂人不須知古今也言天之道尚誠實貴性自然者明此經所陳皆是誠實自然之事也變更王法者若魏君父導王為非崇侯虎倡紂為無道變亂典刑者也而孫毓以創業改制為難非其難也○仇匹至墉城○正義曰仇匹釋詁文鉤援一物正謂梯也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即引也箋云鉤鉤梯所以鉤引上城者墨子稱公輸般作雲梯以攻宋蓋此之謂也臨者在上下之名衝者從傍衝突之稱故知二車不同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說文云城所以盛民也墉城垣也彼細辨其名耳散則墉亦城也○怨偶至尤大○正義曰怨偶曰仇左傳文

方者居一方之辭故為方國之諸侯以當伐之故皆為暴亂大惡者紂黨多矣所以獨伐崇者當此之時崇侯虎導紂為無道之事其罪惡尤大故臨衝閑閑伐之倡紂為無道我應文注云倡導也

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

四方以無侮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徐也攸所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於內曰類於野曰禡致致其社稷羣神附附其先祖為之立後尊其尊而親其親云言言猶孽孽將壞貌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及獻所馘皆徐徐以禮為之

之不尚促速也類也禡也師祭也無侮者文王伐崇

而無復敢侮慢周者訊音信字又作訊又作諷並同馘古獲反字又作馘字林哉

耳則作耳旁獻首則作首旁類如字本或依說文作類馮馬嫁反搖如字一音羊照反羣神本或作羣臣

孽魚列反**臨衝弗弗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又五葛反

四方以無拂弗弗彊盛也仡仡猶言言也肆疾也忽源也云伐謂擊刺之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拂猶危也言無復危矣文王者音弗

仡魚乙反韓詩云搖也說文作仡肆音四拂符弗反王違也刺七亦反危九委反矣也復扶又反疏

臨衝至無拂毛以為文王之伐崇也兵至則服無所用武其臨衝之車閑閑然動搖而已不用之以攻敵崇城言言然高大如無所毀壞既伐崇服之則執其可言問者連連然舒徐盡其情而不逼迫也所以

當識左耳者安安然不暴疾也文王之於此行非直
弔民伐罪又能敬事明神初出兵之時於是為類祭
至所征之地於是為禱祭既克崇國於是運致其社
稷羣神而來更存祭之於是依附其先祖宗廟於國
為之立後文王伐得其罪行得其法四方服其德畏
其威是以無敢侮慢文王者也深美其代重詳其事
言文王臨車衝車弗弗然疆盛崇城仇仇然高大於
是用師代之於是合兵疾往於是殄絕之於是討滅
之文王德足撫民威足除惡四方服德畏威無敢違
拂文王之志者此天所以用文武代殷也○鄭唯以
臨衝攻城言言仇仇為將壞之貌代為擊刺肆為犯
突為異餘同○闕閑至其親○正義曰以閑閑是
臨衝之狀車皆駕之而往故為動搖言言是城之狀
故為高左傳唯云言言高大不說其高大之意王肅
云高大言其無所壞傳意或然若城無所壞則是不
戰而得有訊讖者美文王以德服崇不至於破國壞
戒耳於時非無拒者故得有訊讖誠獲釋語文攸所
釋言文玉藻云聽嚮任左故不服若殺而獻其左耳

曰讖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釋天云
是類是禱師祭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禱於
所征之地言類乎上帝則類祭祭天也祭天而謂之
類者尚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
祭之春官肆師注云類禮依郊祀而為之是用尚書
說為義也馮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注云禱師祭也
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是鄭以無明文
故疑之而為二說也如鄭所說類祭在郊此傳言於
內曰類者以禱於所征之地則是國境之外類之雖
在郊猶是境內以二祭對文故云於內曰類於外曰
禱謂境之外內非城內也致附承類禱之下則亦
是敬神之事故致致者致其社稷羣神附者附其先
祖為之立後社稷是崇國之所尊先祖是崇國之所
親今使神有所享不絕其祀是文王為之尊其尊而
親其親也致者運轉之辭附者依倚之義以社稷於
人無親故以致言之先祖則依其子孫故以附言之
崇侯有罪當滅其國所以復得致其羣神為之立後
者蓋以崇侯虎身有罪耳其先祖嘗有大功不當絕

祀擇其親賢更爲立後使得奉其宗廟存其社稷也
言致則文王致之自近非復舊國當小於舊耳
若臨衝本所不用則不應言之今詩言衝則是用以
攻城故知言言仇皆將壞之貌頤人言庶姜孽
孽是舉我之容故猶孽孽也徐徐以禮爲之不尚促
速明有餘力不急急爲之也僖十九年左傳曰文王
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
而降則似兵合不戰此云壞城執訊者凡所褒美多
過其實此言訊讎必當戰矣蓋知戰不敵然後乃降
彼左傳子魚欲勸宋公脩德故隱其戰事而言其降
耳傳不言類禡是祭故辨之云師祭名也崇是大敵
伐卽克之故無復敢侮慢周者竟文王之世不復伐
國是內無侮故也○**蕪**蕪蕪至忽滅○正義曰此蕪
蕪亦宜猶上開閉而云彊盛者以蕪蕪開閉文不相
類則上言車之動此言車之形故不同也肆與大明
肆伐大商文同故以肆爲疾旣爲疾伐亦不得與鄭
同也王肅云至疾乃威有罪則肅意謂伐之疾傳亦

或然忽滅者言忽然而滅非訓忽爲滅也○**伐**謂
至文王者○正義曰以是伐之文在崇癘之下故伐
謂擊刺爲伐也肆爲犯突言犯師而衝突之故引春
秋傳爲證也按左傳隱九年云使勇而無剛者嘗寇
而速去之文十二年左傳云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其
言皆不與此同鄭以輕者與勇
而無剛義同故引之而遂謬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手言正

卷之三

漢古

云靈臺在始平鄠縣今屬京兆府所管昆古門反
 鄭注禮記云明也蟲直弓反木或作虫非冥亡丁
 反冥冥無知貌字林云幽也又云定反稷子鳩反
 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觀古亂反下觀臺節觀同
 靈臺五章章四句至昆蟲焉。正義曰作靈臺
 詩者言民始附也文王受天之所命而民樂有
 其神靈附之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經說作臺序言
 始附則是作臺之時民始附也文王嗣為西伯三
 分天下而有其二則為民所從事應久矣而於作
 臺之時始言民附者三分有二諸侯之君從文王
 耳其民從君而來其心未見靈德至於作臺之日
 民心始知故言始附謂心附之也往前則豳附之
 耳此言作臺而民始附則其附在受命六年而序
 追言受命者以民心之附事亦有漸初受命已附
 至作臺而齊心故繫之受命見附之所由也言民
 始附首章及二章上二句是也樂其有靈德以及
 鳥獸昆蟲者二章下三句及三章是也臺固沼皆

手言正

卷之三

漢古

言靈是明文王有靈德之義鹿獸也白鳥鳥也
 昆蟲者王制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
 而藏陰陽即寒温也故祭統注云昆蟲温生寒死
 之蟲然則諸蠶蟲皆是也此經無昆蟲之事而三
 章言魚魚亦蟲之別名舉潛物以見陸產故言昆
 蟲以總之經先言獸序先言鳥者作圖主以養獸
 故先言之序則從其言便故不同也四章率章言
 政教得所合樂詳之亦是靈德之事故序略之也
 契文以其冥冥無知其見仁道遲故於是始附解
 其晚附之意也又解臺之所用天子有靈臺所以
 觀禋象察氣之妖祥故也四方而高曰臺以天象
 在上須登臺望之故作臺以觀天也春官視祲掌
 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禋二曰象三曰
 鑄四曰監五曰閏六曰費七曰彌八曰敘九曰濟
 十曰想注云妖祥善惡之徵鄭司農云輝謂日光
 氣也禋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鳥也閏日月食
 也費謂日月費費無光也敘者雲有次敘如山在

日上也。玄謂鑿曰傍氣刺日也。監冠珥也。彌氣貫日也。隋虹也。想雜氣有所似可形想也。此十者皆舉天之異氣。視禋之官。當在靈臺之上。視之故箋取以為說。十輝而惟言禋象者。舉其初二事。餘從可知也。馮相氏保章氏亦云。觀天下之妖祥。則在臺觀之。獨引視禋之事者。以視禋為官名。則是仰觀之主。故特取之。其實馮相保章之所觀者。亦在靈臺也。又解文王作臺之處。故言文王受命而作。邑於豐。立靈臺。明此靈臺在豐邑之都也。舍神務曰作邑於豐。起靈臺。易乾鑿度亦云。伐崇作靈臺。是靈臺在豐邑之都內也。所引春秋傳曰者。僖五年左傳文。引之證臺是觀氣所用。彼云。以望而書禮也。比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比略引之。故與彼小異。此靈臺所處在國之西郊。諸儒以無正文。故其說多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

辟有恐壁有

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韓詩說。辟離者。天子之學。圓如壁。墜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離者。取其離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潔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墜之。靈沼。謂之辟離。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囿曰靈囿。稱沼曰靈沼。謹按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無以正之。玄之聞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天子曰辟離。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然則太學。即辟離也。詩。碩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離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離。其如是也。則辟離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

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為園，為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眾家之說各不同。昭哲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王制與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如鄭此說，靈臺與辟廱同處。辟廱即天子太學也。王制言太學在郊，乃是殷制。其周制則太學在國，太學雖在國而辟廱仍在郊。何則？周沼魚鳥所萃，終不可在國中。辟廱與太學為一，所以得太學移而辟廱不移者，以辟廱是學之名耳。王制以殷之辟廱與大學為一，故因而說之，不必常以太學為辟廱。小學亦可矣。周立三代之學，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周以虞庠為辟廱矣。若然，魯是周之諸侯，於郊不當有學。泮宮亦應在國，而禮器注云：頡宮郊之學也。詩所謂泮宮也。字或為郊宮，不在國者，以其詩言魯侯戾止，是行往適之，故知在郊。蓋魯以周公之故，尊之使用。張禮故學在其郊也。鄭以靈臺辟廱在西郊，則與明堂宗廟皆異處矣。按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廱。政穆篇云：太

學明堂之東序也。如此文，則辟廱明堂同處矣。故諸儒多用之。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即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圓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廱。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為三耳。蔡邕月令論云：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圓如璧，則曰辟廱。異名而同耳。其實一也。穎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廱。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賈逵服虔注左傳亦云：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此等諸儒皆以廟學明堂靈臺為一。鄭必知皆異處者，袁准正論云：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而致之，不復考之人情，驗之道理，失之遠矣。夫宗廟之中，人

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眾學處焉馨射
其中人鬼慢曠死生交錯因得截耳瘡痍流血以
干犯鬼神非其理矣且夫茅茨採椽至質之物建日
月乘玉輅以處其中象箸玉杯而食於土簋非其
類也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
南北六丈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
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
體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
處也夫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
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
鬼則非義也自古帝王必立大小之學以教天下
有虞氏謂之上庠下庠夏后氏謂之東序西序殷
謂之右學左學周謂之東膠虞庠皆以養老乞言
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之
側然則學宮非一處也文王世子春夏學于棗秋
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又曰秋學禮冬學書禮在瞽
宗書在上庠此周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
可謂立其廟然則大學非宗廟也又曰世子齒於

事
侯

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王制曰周
人養國老於東膠不曰辟廡養國老於右學養庶
老於左學宗廟之尊不應與小學為左右也辟廡
之制圓之以水圓象天取生長也水潤下取其惠
澤也水必有魚鼈取其所以養也是故明堂者大
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觀之宮辟廡大
射養孤之處太學眾學之居靈臺望氣之宮辟廡大
訓儉之室各有所為非一體也古有王居明堂之
禮月令則其序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
同處死生參並非其義也大射之禮天子張三大
侯九十步其次七十步其次五十步辟廡處其中
今未知辟廡廣狹之數但二九十八加之辟廡則
徑三百步也凡有公卿大夫諸侯之賓百官侍從
之眾殆非宗廟中所能容也禮天子立五門又非
一門之間所能受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
明堂太廟者明堂之內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於
辟廡獻捷者謂鬼神惡之也或謂之學者天下之
所學也總謂之宮大同之名也生人不謂之廟此

其所以別也。先儒曰：春秋人君將行告宗廟，反獻於廟，王制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則太學亦廟也。其上句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明太學非廟，非所以為證也。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今王制亦小學近而太學遠，其言乖錯，非以為正也。左氏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其言遂，故謂之同處。夫遂者，遂事之名，不必同處也。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古文稱明堂陰陽者，所以法天道順時政，非宗廟之謂也。融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夫告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稱也。順時行政，有國皆然，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也。齊宣王問孟子：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宗廟之設，非獨王者也。若明堂，即宗廟，不得曰夫明堂王者之宗廟也。且說諸侯而教毀宗廟，為人君而疑於可毀與否，雖復淺丈夫，未有是也。孟、子古之賢大夫，而皆子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尸子曰：

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為天子。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明堂，假為天子。此又其證也。竊以準之，此論可以申明鄭意。大戴禮遺逸之書，文多假託，不立學官，世無傳者。其盛德篇云：明堂外水，名曰辟雍。政穆篇稱太學，明堂之東序，皆後人所增，失於事實。故先儒雖立異端，亦不據為說。然則明堂非廟，而月令云：天子居明堂，太廟者，以明堂是祭神之所，故謂之明堂。太廟者，正謂明堂之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明堂位云：太廟，天子明堂，自謂制如明堂，非太廟名。明堂也。廟與明堂不同，則靈臺又宜別處。故靈臺辟雍，皆在郊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傳**神之精明

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經，度之也。攻，作也。不日有成也。**也**云：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衆

民則築作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
 忘已勞也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以神之精明故
 以名焉○度待洛反下同應
 附之既徒於豐乃經理而量度經始至成之○正義
 也既度其處乃經理之營表之其位既定於是天下
 眾庶之民則競攻而築作之不設期日而已成之民
 悅其德自勸其事是民心附之也○神神之至有成
 云神之精明者稱靈則靈之為稱就神中精者而名
 也四方而高曰臺釋宮文經度之謂經理而量度之
 攻作謂庶民築作之不日有成謂不設期日已成功
 言民心樂為之也○文王至以名焉○正義曰非
 天子不得作靈臺故本之云文王應天命始度靈臺
 之基趾也營表其位謂以繩度立表以定其位處也
 傳唯解靈之名不解名臺為靈之意故申之此實觀

氣祥之臺而名曰靈者以文王之化行似神之精明
 故以名焉以此言文王之臺故因言文王之化行耳
 其實天子之臺皆名曰靈臺服虔左傳注云天子曰
 靈臺諸侯曰觀臺是也若然書傳說武王渡河言觀
 臺亞者彼謂在臺仰觀之人不得謂其人為臺故指
 實言觀也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
 諸靈臺秦是諸侯而得有靈臺者杜預云在京兆鄠
 縣周之故臺也哀二十五年左傳曰衛侯為靈臺於
 籍圃言為則是新造其時僭名之也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度始靈臺之基趾非有急成之意眾民各以子成父
 事而來攻之○亟居
 力反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囿所以
 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
 於囿也麀牝也云攸所也文王親至靈囿視牝鹿

毛詩疏

卷之七

及古周

所遊伏之處言愛物也。鹿。圃音又。徐干曰。反鹿音憂。鹿。圃音又。徐干曰。反鹿音憂。

圃。圃所以至鹿也。正義曰。春秋成十八年。築鹿圃。昭九年。築郎圃。圃則圍者。築牆為界域。而禽獸在

其中。故云圃。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

里。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圃。則七十里。故孟子云。齊宣

王問於孟子曰。文王之圃。方七十里。有諸。孟子曰。書

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圃

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是宣王自以為諸侯而

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及文王

之七十里。則以為文王非天子之制。明天子不止七

十里。故宜為百里也。又解圃稱靈意。言靈道行於圃

也。鄭駿異義云。同言靈者。於臺下為圃。沼則似因臺

為名。其實亦因相近。靈道徧行。故皆稱靈也。釋獸云。

鹿也。麋也。麀也。麇也。麈也。麋也。麀也。麇也。麈也。

是為鹿也。也。麋鹿濯濯。白鳥嚶嚶。濯濯。娛樂也。嚶

嚶。肥澤也。云。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濯。直。角。反。嚶。戶。角。

反字林云。鳥白肥澤曰嚶。下沃反。濯。濯。至肥澤

樂音洛。下文於樂注喜樂皆同。正。義。曰。娛。樂

遊戲亦由肥澤故。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沼池也。靈

也。二者互相足。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沼池也。靈

沼言靈道行於沼也。物滿也。云。靈沼之水魚盈滿

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沼之邵反。物音刃。虞業

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植者曰虞橫

者曰枸業大版也。樅崇牙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論

思也。水旋丘如璧曰辟靡以節觀者。云。論之言倫

也。虞也。枸也。所以懸鐘鼓也。設大版於上刻畫以為

飾文王立靈臺而知民之歸附作靈圃靈沼而知鳥

毛詩疏

是

得是

持

木之

手言

卷之三

沈音

獸之得其所，以為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在辟靡中者，言感於中和之至。○虞音巨，縱徐七凶反，又音衝，衝亦作叢，鏞音容，於音烏，鄭如字，下於樂於論皆同，論盧門反，一云鄭音倫，下同，辟音璧，注同，植特職反，拘旬尹反。**冠**虞業至辟靡。○毛以為文王既立靈臺而縣音玄，知民心歸附，作沼囿，而知鳥獸得所以為音聲之道，與政通，故作樂以詳之，觀已之德行，審否，故使人設植者之虞，橫者之拘，上加大版，而捷業然，又有崇牙，其飾維縱然，於此虞業之上，懸賁之大鼓，及維鏞之大鐘，然後使人擊之，觀其和否，於是思念，鼓鐘使人和諧，於是作樂在此辟靡宮中，是王之靈道行於人物之驗。○鄭唯下二句別義，俱在箋。**圓**植者至節觀者。○正義曰：釋器云：木謂之虞，孫炎曰：虞，拘之植，所以懸鐘磬也。郭璞曰：懸鐘磬之木，植者

彩

大

寺充

卷之三

沈音

名為虞，然則懸鐘磬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謂植立者為虞，謂橫牽者為拘，拘上加之大版為之飾，釋器云：大版謂之業，孫炎曰：業所以飾拘，刻板捷業，如鋸齒也。其懸鐘磬之處，又以采色為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言崇牙之狀縱縱然，有磬曰：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此縱亦文承虞業之下，故知縱即崇牙之貌，縱縱然也。賁大也，故謂大鼓為賁鼓，冬官韞人云：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叢鼓，注亦云：大鼓謂之叢，是也。釋樂云：大鐘謂之鏞，李巡曰：大鐘音聲之鏞，大也。郭璞曰：亦名鏞也。水旋丘如壁者，壁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如壁然。土之高者曰丘，此水內之地，未必高於水外，正謂水下而地高，故以丘言之。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定本及集注：鏞大鐘之下云：論思也，則其義不得同鄭也。**論**之至之至。○正義曰：以倫理之字，宜為倫，故曰：論之言倫，傳唯言拘虞植橫，不言所用，故申明之，言所以懸鐘鼓也，以經有鐘鼓，故特言之，其磬鏞亦有拘虞也，又解上言臺沼，此言作樂之意。

文王知民心歸附鳥獸得所以為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大合諸樂以詳之言欲詳審已德觀其實充人物之心以否也此在辟靡合樂必行養老之禮但主言樂之得理不美養老之事故言不及焉治世之音安以樂故在辟靡之內與聞之於論鼓鐘於樂辟靡者莫不喜樂是其和之至也

鼓逢逢矇矇奏公 鼉魚屬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

見曰矇無眸子曰矇公事也 云凡聲使矇矇為之

○鼉徒河反沈又音檀草木疏云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甲如鏡皮堅厚宜目鼓逢逢薄紅反卑蒼云鼓聲也字作逢徐音豐矇音蒙矇依字作叟蘇口反亦作矇說文云無目也字林先么反云目有眸無眸子也眸莫 矇魚至公事○正義曰月令季夏命漁師侯反 伐蛟取鼉漁師取魚之官故知鼉是魚之類屬也書傳注云鼉如蜥蜴長六七尺陸機疏云鼉形似水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鵝卵甲如鏡甲今

合樂鼉魚甲是也其皮堅可以冒鼓月令注亦云鼉皮可以冒鼓也美鼓之得理而云逢逢故知為和也矇矇皆無目之名就無目之中以為等級矇者言其矇矇然無所見故知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即今之青盲者也矇有眸子則矇當無故云無眸子曰矇其矇亦有眸子矇之小別也故春官矇矇注鄭司農云無目矇謂之矇亦與此傳同也此則對而為名其總則皆謂之矇尚書謂舜為矇子外傳云吾非矇史周頌有有矇之篇周禮有矇矇之職是矇為總也周禮矇矇二字已是為官名故文不及矇此言矇不言矇各從文之所便外傳稱矇誦矇賦亦此類也周禮上矇中矇下矇以智之高下為等級不以目為次第矣公事釋詁文

靈臺五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

云作爲求終也。武王配行三后之道於鎬京者，以其世世積德，庶爲終成其大功。正義曰：作爲至大功。○文求終釋詁文：世積厚德，是當王天下。文王未及誅紂，卽是王事未終。武王乃終之，故云終成其大功。

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云：永長言我也。命猶教令也。孚，信也。此爲武王言也。今長我之配行三后之教令者，欲成我周家王道之信也。王德之道成於信，論語曰：民無信不立。○成王如字，又于況反。此爲如字。○命猶至不立。王配于京，是配三后，不配天，故以命爲教令。此篇是武王之詩，於此獨云此爲武王言者，餘文是作者以已之心論武王之事，此則稱武王自所言，故辨之也。又解欲成王道所爲多矣，獨以信爲言者，由王德

之道成於信，欲使民信王道，然後天下順從，必伐紂功成，然始得耳。以民無信不立，故引論語以證之。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式，法也。云：王道尚信，則天下以爲法，勤行之。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則其先人也。云：長我孝心之所思，所思者其維則三后之所行，子孫以順祖考爲孝，媚茲一人，應侯順德。一人天子也，應當侯維也。云：媚，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永言孝思，昭哉嗣服。云：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媚茲至嗣服。○

高上一有成字

正義曰既言武王能法則三后之道故於此歎而美之可愛乎此一人之武王所以可愛者以其能當此維順之德祖考欲定天下武王能順而定之是能當順德又述武王所言而歎美之武王自言長我孝心之所思者此事顯明哉武王實能嗣行祖考之事伐紂定天下是能嗣祖考也○一人至侯維○正義曰曲禮下云天子自稱曰予一人言其天下之貴唯一人而已謂天子為一人應當釋詁文又云維侯也是侯得為維也○可愛至高大○正義曰序言繼此文云順德故知是順其先人之心成其祖考之德所引易者升卦象辭升卦巽下坤上故言本生地中木漸而順長以成樹猶人順德以成功彼謂一人之身積漸以成此則順父祖而成事亦相類故引以為證定本作慎德準約此詩上下及易宜為順字又集註亦作順疑定本誤○服事至天下○正義曰服事釋詁文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故知嗣行祖考之事唯謂伐紂定天下也上言永言配命永言孝思其下句云成王之孝孝思維則亦是武王自

言此云昭哉嗣服是作者美武王之辭所以亦與孝思相連者上云永言孝思是武王自言此又述武王之言歎而美之并此孝思之句亦非武王自言得與嗣服相連也○昭茲來許繩其祖

武許進繩戒武迹也○云茲此來勤也武王能明

此勤行進於善道戒慎其祖考所履踐之迹美其終

成之○來王如字鄭音於萬斯年受天之祐○云祐

福也天下樂仰武王之德欲其壽考之言也○祐音

昭茲至之祐○正義曰既言武王能嗣行祖事又

美其為民所樂仰言武王能明此勤行進於善道

戒慎其祖考所行之迹而踐行之猶行善不倦故為

天下樂仰皆欲令武王得於萬年之壽且又多受天

之福祿言武王行善之故為民愛之如此○許進

至武迹○正義曰以禮法既許而後得進故以許為

至武迹○正義曰以禮法既許而後得進故以許為

至武迹○正義曰以禮法既許而後得進故以許為

至武迹○正義曰以禮法既許而後得進故以許為

進繩戒武迹皆釋訓文○茲此至成之○正義曰 茲此來勛皆釋詁文戒慎祖考踐履之迹謂謹慎奉 行故美其終成之○祜福至之言○正義曰祜福 釋詁文以萬年受福是祝慶之辭故知武王為天下 所樂仰此是欲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 其得福之言也

有佐傳遠夷來佐也云武王受此萬年之壽不遠

有佐言其輔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也書曰公其以 予萬億年亦君臣同福祿也受天至有佐○毛以

為民欲王受福即實 言其受福之事武王既受得天之祜福故四方諸侯 之國皆貢獻慶之又得於此萬年之壽豈不遠有佐 助之乎言有遠方夷狄來佐助之也此承上章之文 故先言所受天之祜因則為遠近之次故先言四方 後言遠夷四方謂中國諸侯也○鄭唯以下句為異 言武王得於此萬年之壽不遠其有輔佐之臣言王

親近其臣與之同歸○傳遠夷來佐○正義曰言不 遠有佐是遠有佐遠人佐天子唯夷狄耳故知遠夷 來佐之書敘言武王既勝殷西旅獻葵巢伯來朝魯 語曰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肅慎來賀是遠 夷來佐之事不遐有佐為遠夷則四方來賀為諸夏 民勞傳曰四方諸夏是也○武王至福祿○正義

曰箋以不遐有佐順文自通不當反其言故易之武 王既有萬年之壽不遠有輔佐之臣共蒙其福其封 為諸侯則與周升降其仕於王朝則繼世在位是其 不與遠之引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者洛誥云成王 告周公言公與我身皆得萬億之年既引其文乃申 其意言彼亦君臣同福祿故知此亦武王君臣同福 矣祿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亦恐卒

維恐唯

王徒

手言正

卷之五

涉下

繼伐者文王伐崇而武王伐紂。文王有聲八章言武王繼之是繼伐首章言文王有聲武王則道廣於文王是能廣文王令聞之聲二章言文王伐崇武王則伐紂以定天下是卒其伐功經雖無武王廣聲卒伐之事於理則有故序言亦以轉互相明也。上四章言文王有令聞之聲成名之德作豐邑以追孝心同四方而正法度所為不止於伐崇也。下四章言武王君天下服四方定鎬京而成卜兆傳善謀以安後世所為不止於伐紂。繼以繼伐言之者以其所施之事皆繼伐之功故言繼伐以總之。此篇八章其末俱言丞哉而四章言武王之謚四章言王后皇王作者變其文見其事有異上四章雖同是文王之事而首章二章言文王命聞戎民受命伐罪是文王事之盛者故舉其義謚而稱文王三章言築城大小之事述其所從之言四章言作豐以主四方施化而為法度比之前事

文王上一有多大乎三字

為不盛故不舉其謚而變言王后下四章雖同是武王之事五章六章言武王伐紂作邑定居四方歸服於武王之事為不盛故不舉義謚此文王之事則益大故變言皇王七章言考卜而後居鎬京伐紂以成其古八章言重功業以為大事傳順謀以安孫子除虐去殘貽訓後世是武王之事盛者故文舉其義謚而言武王文王之事則盛者居前不盛次之武王之事則不盛在先者見武王不盛之事盛於文王之盛者作者此其事之大小而為之章次也。

文王有聲適駿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云適述駿

大求終觀多也。文王有令聞之聲者乃進行有令聞之聲之道所致也。所述者謂太王王季也。又進行終其安民之道又述行多其成民之德言周德之世益

手言正

卷之五

涉下

盛。○通尹橋反。又音述。峻音峻。觀文王烝哉。**傳**烝君也。古亂反。註同。聞音問。本亦作問。文王烝哉。**傳**烝君也。云君哉者。言其誠得人君之道。**傳**烝之烝反。韓詩云美也。文王至烝哉。正義曰。此文王乃有令聞之善聲。所以有之者。以文王從後仰而進行。廣大其太。王季所有令聞之善聲。所廣大者。謂文王又進行。終其太。王季安民之道。又進行多。其大王。王季成民之德。以此益盛。而大有聲也。此文王之德。信得人君之道。哉。**傳**通述至益盛。正義曰。通述釋言。文駿大求。終觀多釋詰。文。孔子開居曰。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言有善事。可以聞於外。是為有聲矣。故為有聲。是令聞之聲。言述行者。是述先聞之辭。故知謂述太。王季也。聲聞則長。之使大。令為已有。故云。通駿有聲。其安民成民。則太。王季有此行。但其事未終。未多。今文王則終之多。之。皆述行其道。而增廣之耳。○**傳**烝君。○正義。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曰釋詰。文。

傳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作邑者。徙都于豐。以應天命。**傳**應。對之應。文王烝哉。**傳**武功至天命。○正義曰。經別言既伐於崇。則武功之言。非獨伐崇而已。受命之後。所伐邦者。密須混夷之屬。皆是也。故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武功之中。既兼伐崇。而別言既伐於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為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都也。言應天命者。天既命為天子。當立天子之居。故言徙都於豐。以應天命。或以為於豐得命。故徙豐。應之。然則武王於盟津得命。不可徙。築城伊澮。作豐都入河。乃遷都於鎬。非得命之地矣。築城伊澮。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適追來孝。**傳**澮。成溝也。匹。配也。云方十里。曰成。減其溝也。廣深各八尺。棘。急。來。勤也。文王受命。而猶不自足。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大

三詩流 卷之五 五 及古圖

九里之城七十里之國五里之城五十里之國三里之國註云玄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九里則與之同然則大國七里之國次國五里之國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是鄭兩解之事也以匠人典命俱是正文故不敢執定典命註每言蓋匠人註云立王國若邦國者皆為疑辭以見二途之意也○**傳**后君○正義曰釋詁云箋以作文有體章類宜同今半謚半否故知變之有義以相比較無謚之章其事皆劣故言非其盛事不以義謚謂不以義理而言其謚也謚者行之成名不以義總一身之美故事盛者稱之不盛者變名耳**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傳**濯大翰幹也

云公事也文王進行太王王季之王業其事益大作邑於豐城之既成又垣之立宮室乃為天下所同心

而歸之王后為之幹者正其政教定其法度

○濯直角反韓

詩云美也垣音袁翰戶旦反徐音寒

王后烝哉

王公至烝哉○正義曰既言築作豐城欲

又本之前世言此王述先王之業其事維益大矣即言大之狀維在豐城之內更築而垣牆之以立宮室而居焉乃為天下四方之民所共同心而歸之其王君文王維乃為之楨幹謂為施法度以行之是王后誠得人君之道哉○**傳**濯大翰幹○正義曰皆釋詁文○**傳**文王至法度○正義曰言王事伊大則從小至大非文王之事自為大也上言適追來孝此承其下故知是述大王王季之業其事益大上言築城作邑於豐城之既成又垣之立宮室謂立天子之宮室宮室既定萬姓知有所歸故為天子所同心而歸之幹者築牆所立之木幹與牆為法故為之幹者正其政教定其法度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傳**

績業皇大也。云績功辟君也。昔堯時洪水而豐水亦汎濫為害。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禹之功也。文王武王今得作邑於其旁地。為天下所同心而歸。大王為之君。乃由禹之功。故引美之。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辟音璧。註及下皆同。又音婢。亦反。法也。汎芳劒反。字亦作汎。濫力。

暫反。大王此及下。皇王烝哉。云。變王后言大王者。言大者並如字。

武王之事又益大。豐水至烝哉。○正義曰。上既言之。得東流注渭入河者。是禹之功業。言禹決治之。其傍得成平地也。今文王得作邑於傍。武王既成鎬京。故為天下四方所同心歸之。文王武王維於是為之君而施化焉。此大王誠得人君之道哉。○績業。

皇大。○正義曰。績業釋詁文。又云皇君。君亦大之義。故為大。○績功至之東。○正義曰。績功辟君亦釋詁文也。功業大同耳。據其力之所成。則謂之功。言其澤及於後。則謂之業。昭元年左傳。劉定公見維汭之水。曰美哉。禹之功也。此亦見豐水而思禹。故易傳以績為功。堯典曰。湯湯洪水。是堯時洪水。此言豐水東注。由禹之功。故知豐水亦汎濫為之。禹治之也。汎濫謂汎長濫決。平地有水也。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豐。入于河。是豐水入渭東注于河。此章武王之舉。而并言文王作邑於其傍者。以二邑皆在豐傍。舉豐而言。可以并及文王。欲連言之。帝王世紀云。豐鎬皆在長安之西南。言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以時驗而知之。○變王至益大。○正義曰。此與下章俱言皇王。而下有鎬京之事。知此皇王為武王也。同不言謚。而王后與皇王異文。既人異而辭變。故知為武王之事。又益大也。此與上章皆言四方攸同。而言益大者。以文王亦武王。故亦以鎬京辟靡四方言之。其實同歸之者。少於武王也。

鎬京辟靡。

三詩疏
卷之五
九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武王作邑於鎬京。

云自由也。武王於鎬京行辟靡之禮。自四方來觀

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皇王烝哉。

云正義曰。釋詁云。自由也。故自得為由也。既言辟靡

即云四方皆服。明由在辟靡。行禮見其行禮感其德

化。故無不歸服也。辟靡之禮。謂養老以教孝弟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

正之。武王成之。云考猶稽也。宅居也。稽疑之法必

契灼龜而卜之。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

得吉兆。武王遂居之。脩三后之德。以伐紂。定天下。成

龜兆之占。功莫大於此。契苦計反。本又武王烝哉。

考者。維武王所疑而卜者。其宅居於是鎬京之地。維

此所契之龜。則出其吉兆。以正定之。言居此必吉。故

得天下。武王則能成之。伐紂以定天下。成此龜兆之

占。是功之大美者。此武王誠得人君之道哉。

稽也。宅居釋言。文以稽疑之法。必契灼其龜而卜之。

正謂得吉兆。龜正定其吉云。此地可居。卜兆言吉。居

之而得天下。是成龜兆之占。伐去虐紂。身即王位。功

無大於此者。伐紂為成龜兆之占。定本集註皆云。功

莫大於是也。義亦得通。禮記引此詩。彼註云。武王築而

成之。與此異者。引詩斷章。多異於本。此顧上下之文。

言武王烝哉。是武王之盛事。不宜直**豐水有芑。武王**

言其築作而已。故以伐紂為成之。

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芑。草也。仕。事。燕。安。翼。

敬也。云詒。猶傳也。孫。順也。豐水。猶以其潤澤生草。

也。詩。疏。云。詒。猶傳也。孫。順也。豐水。猶以其潤澤生草。

也。詩。疏。云。詒。猶傳也。孫。順也。豐水。猶以其潤澤生草。

也。詩。疏。云。詒。猶傳也。孫。順也。豐水。猶以其潤澤生草。

也。詩。疏。云。詒。猶傳也。孫。順也。豐水。猶以其潤澤生草。

也。詩。疏。云。詒。猶傳也。孫。順也。豐水。猶以其潤澤生草。

武王豈不以其功業為事乎以之為事故傳其所以

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書曰

厥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弗棄基○苞音起詒以之反孫王申毛如字鄭音

遜傳直專武王烝哉上言皇王而變言武王者皇

大也始大其業至武王伐紂成之故言武王也水豐

至丞哉○正義曰言豐水之傍有苞菜豐水是無情

之物猶以潤澤而生菜為已事況武王豈不以功業

為事乎言實以功業為事思得澤及後人故遺傳其

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敬事之子孫言武王能得順

天下功被來世後人敬其事者則得行之乃安是武

王之道合得長世武王誠得為人君之道哉○傳燕

安翼敬○正義曰燕禮所以安賓故燕為安也翼敬

釋詁文○詒猶至棄基○正義曰詒訓遺也

之義故詒猶傳也傳其順天下之謀者謂聖人所謀

之事行之則必順天下之心安其敬事之子孫言子

孫敬事能遵用其道則得安也必言敬事者若子孫

不敬則不能行之不能行則不得安故安敬並言之

引書曰者大誥文彼上文以堂屋耕播為喻言父為

之於前子不循於後其父則嫌責之此假言其父之

辭彼注云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

棄我其基業乎引此明後人須因前基故云傳謀以安

彼後證翼為敬彼言父敬此言子孫明

敬事者乃能不棄基故引而反以相明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